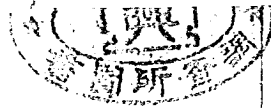


成吉思汗

作新社藏版

6539



廿

成
吉
思
汗

作
新
社
藏
版

明初。詔儒臣脩元史。首尾不足十有四月而書成。至今讀之。複襍舛誤。不可究詰。而太祖太宗定宗憲宗四朝事迹尤疏略。及近儒表章秘史親征錄蒙古源流。稍訂正之。然如張石洲何願船李仲約諸先生。身不出大漠。於金末元初用兵之地。指證恍惚。什誤五六。先師洪文卿侍郎。奉使兀魯思。求得貝勒津多桑譯述火者刺施特兒哀丁波斯文蒙兀兒全史。成元史譯文證補。於成吉思汗少壯時事。及其地形。可謂賅備矣。然因不信祕史。每隨意更張。故於成吉思汗少壯時事。及東北地形。往往錯謬。予以乙未秋日。奉命持使節。按事黑龍江。既而承莊嘎爾兩三將軍委託。撰次黑龍江輿圖。遣人四出測繪。益訪遼金元故迹。訖於己亥之夏。圖說告成。庚子秋。拳匪亂起。上書署將軍袁公壽山。戒勿啓邊衅。袁公勿聽。而反以漢奸疑予。予乃請假南歸。時奉天吉林道梗。乃由伯都訥渡粟米江。西走蒙兀兒草地。歷郭爾羅斯前旗。札薩克圖旗。達爾罕王旗。土謝圖王旗。札魯特左右翼二旗。阿魯科爾沁旗。巴林旗。克什克騰。於察哈爾旗。自多倫諾爾廳入獨石口。

諸所經涉。皆成吉思汗少壯時用兵地。而遼金故迹所在也。辛丑長夏。入都購鈔本及故書數十種。參攷元史。重次太祖定宗紀及諸功臣傳。都二十餘卷。兼考太祖以前事迹世系。仿魏書序紀全史世紀。補元史世紀一卷。同志勸刊以問世。未敢自信也。兒子孝寬。留學東京。通其語言文字。課餘之暇。轉譯日本法學士太田三郎所著成吉思汗一書。原書分十有七章。大抵以振奮黃種之精神爲目的。諸所發明政治兵略。多理想之言。其紀事雖不如西域刺施特書之詳密。然實足互相參攷。而正元史之謬。且可增我亞諸國民之志氣焉。譯成寄呈。披閱一過。略爲刪潤詮釋以示之。俾先刊以公同學。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望日

武進屠寄序

例言

原書爲世界歷史譚之一。其叙事多採英俄史家之說。不全據中國史。故譯之以供讀元史者之參攷。

原書訛誤頗多。

如誤塔塔兒爲鞑靼之類

於述成吉思汗初起時諸國形勢尤甚。今悉據正史元

秘史洪譯史等改正。地名亦一律改用舊名。

附錄數十條。乃譯者由他書譯出者。

原書中之譯者案等亦由他書譯出者

贅之卷尾。以補原書所未備。

中有數條與前文略同付印勿勿未及刪去閱者諒之

書中謬誤未及校正者。容俟再版改訂。

譯者識

成吉思汗目錄

- 第一章 蒙兀兒民族蓋世之雄
- 第二章 蒙兀兒帳幕地
- 第三章 蒙兀兒之帖木眞
- 第四章 中央亞細亞之大爆發力
- 第五章 征服四鄰
- 第六章 帖木眞即汗位
- 第七章 戡定漠南徼西
- 第八章 金帝國衰運
- 第九章 攻伐金帝國
- 第十章 金帝國遷都
- 第十一章 攻伐西亞細亞

第十二章 擊花刺子模

第十三章 擊阿母以西

第十四章 擊俄羅斯

第十五章 戡定花刺子模

第十六章 攻伐印度疆域

第十七章 成吉思汗殂

附錄

法律及兵制

行政及政略

網羅人才

成吉思汗之逸事雜聞

成吉思汗

日本太田三郎
武進屠寬元博



第一章 蒙兀兒民族蓋世之雄

披覽歐羅巴中世史。則第十三世紀。西歐羅巴。若日耳曼法蘭西之諸王侯伯。及西班牙葡萄牙之諸騎士。方奔走疲憊於十字軍前後七役之戰。萬骨空枯於叙利亞之野。犀甲摧車。轂折。血蝕耶路撒冷之聖地。而凝為碧色。所謂基督者。則載荆冠靈蹟。竟不及克復於土耳其斯坦之手而止。當是時。東亞細亞。大興安嶺以西。雅布洛尼。即雅布羅諾威雅布羅大也。諾威新也。山脈之南。崛起游牧之民。猛然一舉而席卷中央亞細亞之大平原。再舉而踐帕米爾以西。揚阿拉爾海。即鹹海。裏海黑海之波。橫紇忒斯。從唐書吉利吉思。今高加索山。山脈。略烏刺爾。即秘史札牙黑河。窩爾瓦。即秘史亦的勒河。諸江之流域。更欲剗喜馬刺耶而平之。導印度斯幼發拉的諸巨川注波斯灣。繞地中海以東之國。長驅而及於敦河志尼泊河二水之間。絕丹牛波之流。振蕩波羅的克海。蹂躪東歐羅巴

之大平原。使歐羅巴人震駭。呼爲殺戮時代。寒其骨。悸其心。讀史者觀蒙兀兒民族之雄圖偉業。俯仰六百年間。孰不掩卷太息於當日龍蟠虎踞之大版圖。今乃舉而歸諸白哲人種之手者。

自有地球以來。英雄之捲大陸者不知凡幾。自有歷史以來。君主之削平邦土者亦不知凡幾。然規模之大。版圖之廣。如蒙兀兒成吉思汗者。前後無其儔匹。項羽之詩所謂力拔山氣蓋世者。萬國古今史上獨見一成吉思汗耳。且不獨成吉思汗而已。即紹其治謀而崛起之拔都也。旭烈兀也。忽必烈也。帖木兒也。雖以此等蒙兀兒民族之諸英雄。與彼之亞歷山大。若愷撒。若司烈門。降而若格士登。若派打。若布列特立克。若拿破崙等較。基業之偉。領域之大。亦固不能同日而語矣。誰謂世界歷史。白哲人種獨爲主動者耶。有中世東方歷史之蒙兀兒民族在。其果俯首帖耳於白哲人種之下風。忍而與之終古耶。念悠悠未來。比於過去。二三世紀。以此推彼。固與以蠡測海無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欵器注滿則覆。更加幾時間。世界歷史。自變革其生面。千載而後。若蒙兀兒民族恢復當日之雄圖。再照曜史冊。則彼白哲人種之感概無聊。未必無蒙兀兒民族今日之情狀也。蒙兀兒民族一大記念。成吉思汗。

以下諸英雄之雄圖。豈可久不傳錄於宇宙之間。世人知西方亞歷山大以下諸傑。而蒙兀兒大英雄如成吉思汗者。反不知之。何其謬耶。成吉思汗。抑不僅爲蒙兀兒民族之一大紀念而已。亦且爲世界古今不見儔匹蓋世之雄也。

俄羅斯近代之名將迷黑爾將軍。嘗攷蒙兀兒當年之戰術戰略曰。成吉思汗之戎器。勤利而過於戰鬥。軍團整肅。而隊伍有秩序。紀律嚴正。而號令極簡明。將帥之運謀。亦巧捷周緻。戰術戰法。皆超軼一時。能倉卒編成軍伍。率以出戰。其戰也。常擣敵中堅。而靈捷機敏。以避敵之障害。規模淵大。運以睿智神謀。其兵概用驍騎。厥數數十萬。雖以三四千騎馳突於廣漠之野。而不覺其少。以得運用之妙故也。政治亦有條理。立法行政。紀綱井然。提封方數千里之平原。逐水草牧畜。無定所。諸部之民族。悉使服己之統轄。其攻則必陷。戰則必捷。一鼓而略有廣大之邦土者。固非有他也。乃著成吉思汗戰法論。

骨利真將軍序之曰。成吉思汗用兵方略。如昔希臘羅馬及其他後依之戰勝者。其隊伍整備。不用步兵。舉中央亞細亞游牧之種民。其兵制。雖極異類。而編列秩然。軍紀嚴肅。爲當時歐羅巴諸列國之所不能及。在於用趨捷勁利之騎兵故也。又其內治外交軍政戰法。並有

絕倫之謀略。故民無不降服。兵無不擊擢。而俄羅斯列邦。受其攻略。爾後二世紀間。蒙兀兒韃靼人雖維繫俄羅斯。而俄羅斯反得借資其戰法戰略之妙訣。傳至彼得大帝。當其國內未及革新振興以前。即用蒙兀兒之戰法戰略。一舉而驅逐彼等於疆外。

伊巴米嫩達斯之兵法。傳而爲亞歷山大之方陣。漢尼巴爾更創立新法。及愷撒出。又轉一機軸。至於中世。歐羅巴中央以南之騎兵起。若安達克出。(法蘭西之女子也。即十五世紀恢復法蘭西者)英吉利瑞士之步兵日精。火藥之用復發明。遂使中世下期。有常備軍之制。迨瑞典革斯他佛士(第十七世紀瑞典王)之策線。主聯合步騎砲兵以成陣。實近世戰術之濫觴。及至彼得大帝。知中世以來歐羅巴之戰術不可當。乃折衷成吉思汗之戰術戰略焉。布列特立克出。拿破崙起。有格留爾。有毛奇。兵勢趨向亞細亞。皆成俄羅斯絕大攻畧之功者。以其能傳成吉思汗以來之戰術戰略更錘鍊之也。世界陸軍。於中世期可特筆大書者。其成吉思汗乎。

以葛那吉夫將軍。更驚嘆蒙兀兒民族當年征服之迅速。曰。橫覽宇內。歷年至少。而開拓疆土之廣大。如成吉思汗者。千古所未嘗見也。成吉思汗登蒙兀兒大汗位之初。兵籍之戶數。

約一萬三千而已。約有三萬其後征服民族之數。凡七百二十部之多。其言語信仰。大抵異類。其子孫蒙業開拓。所奄有之全版圖。包括今之清帝國。印度之北部。韓國半島。中央亞細亞之全域。俄羅斯帝國之大半。印度斯幼發拉的士兩河間之南部。亞細亞兵刃之所斬刈。馬足之所蹂躪。由東達西。成一直線。徑長六千英里。約常中國一萬六千里其間列國數十。成吉思汗及其子孫。才以六七十年之短日月次第削平者也。千古所未嘗見也。此最大蓋世之雄。果如何而崛起者耶。

第二章 蒙兀兒帳幕地

燕京之北。迤西出居庸關。由宣化府。踰萬里長城。度陰山。跨駱駝之背。絕漠而走。黃沙白草。彌望無際。一直線約千二三百里。清與俄羅斯兩國之界首也。大興安嶺。迤迤東北來。爲雅布洛尼山脈。稍伏而南。偏西開一大高原。豁谷縱橫。方六百餘里。有布爾罕哈勒都那山。三水出焉。曰客魯漣河。東流瀦於呼倫淖爾。曰幹難河。東北流爲黑龍江。注於海。曰土兀刺河。西北流。會鄂爾坤河。色楞格河。朝於貝加爾湖。即拜喀爾湖。漢書蘇武傳所謂北海又承雅布洛尼山脈。西連接於阿爾泰。一作阿爾泰阿勒台。蒙古古語金也山脈。北可以下瞰貝加爾湖。東南岸之平原。南面而視。則有大沙

漠橫當其前。是一大高原。實蒙兀兒人帳幕輻輳而游牧之地也。成吉思汗即崛起此高原。布爾罕哈勒都那者。其祖宗發祥之地。哈刺和林即鄂爾坤者。其稱汗後之都府也。

蒙兀兒之地。以土兀刺。客魯漣。幹難。三河爲經流。其上游諸源。東西枝分。自然成谿谷。而貫通於高原。興安嶺轟然刺天。支脈雅布洛尼。重疊巖積。故地勢與坦坦之平原異。其間水草豐美。禽獸繁殖。最便種民游牧射獵。習成戰鬥之風。又谿谷之隈曲。林木之蒙茸。冬足以避風雪。夏足以障烈日。出牧入棲。張其萬幕。集成部落。地形既如此。若至戰鬥之時。步騎出沒林野。角逐自由。敵如來襲。防戰亦甚便利。逢敵之侵入。可秘財寶而免掠奪。山河襟業。林野開閉。谷口爲關門。林麓爲柵壘。天然一大城郭也。

氣候。因位置於北緯五十度前後。故不免沮寒。民皆以游牧畋獵代耕作。身體勁強。而能耐戰陣之苦辛。不困於氣候之急變。林野泉流之間。野獸頗多。士民時常與之格鬥。犯險而襲其窟穴。接迹而遮其血路。登降馳逐於林莽。藉能熟諳其地勢。成吉思汗嘗名圍獵爲實地之兵學校云。故最用意於訓練騎射。常以行獵使演習弓馬。其獵也。必編制隊伍。恪守規律。其對猛獸。如臨敵然。成吉思汗蓋欲寓用兵之術於畋獵中也。

畋獵。蒙兀兒人所最注意者也。後成吉思汗戒其子孫曰。畋獵者。帝王之要務也。其登大汗之位也。在本國。每年初冬。必行大蒐之令。當其出獵也。先遣主獵官。標識圍場。命其近部之民。徵發成丁。驅獸於此。汗乃出獵。分軍爲中左右三隊。使各將軍統率之。許其將校攜帶妻女。欲婦人亦慣於騎射角逐也。部署定。而諸將軍以獸畜之匹數及其麇集之所。報於汗。乃自遠及近。連兵促之。漸縮小。合圍線爲方一里許。四周猛士密布。環列如屏。弓箭刀槊。森然如林。不使有罅隙。諸隊相連。各建旄纛。色別爲識。以長索圈獸其中。形如環。士卒若謬逸獸。則有懈怠之罰。合圍線既縮小。汗乃將其妃媵廷臣先入圍中。手擊殺野獸一二頭。退而登圍外之高阜。圍場有臺榭。下瞰諸侯將軍以下兵士之踣躄擊搏以爲樂。如是者。大抵連數旬。及圍中之獸殲殺且盡。父老等跪汗之幔前。奏請解放殘餘。留爲他日之字畜。乃撤圍。頌獲。相率還。以是爲例。其狀亦不異戰鬥。

其他非定期畋獵者。蒙兀兒人居常所從事者也。除春夏交尾字殖之期外。野獸日常爲彼等騎射角逐之好敵手。旣以獵猛獸爲演武之兵學校矣。故蒙兀兒人之蒞戰也。熟於行陣。進退變化不測。機敏趨捷。因敵之所弱而推破之。非直決勝敗。頗得運用之妙焉。其攻擊敵

軍也。先探知敵之兵數。彼常以倍蓰之兵力。壓倒之於一擊之下。若敵軍衆多。數不相當者。彼等用狩獵所熟練之法。變幻出沒。奔騎馳突。分裂敵軍之兵力。輒一舉而擊破之。時佯走而誘殺於伏兵及陷阱之中。當攻圍敵時。與包擊野獸於獵場無以異也。或會敵之追擊。導之陷於窘蹙不可退之地而掩擊之。若制必勝者。主以廣坦空曠之平原挑戰。以一戰決勝。敗。既以一戰決勝敗。故不幸一敗。則全軍復決。而肝膽塗地。戮殺俘虜。及降服。三者不能不逢其一。此彼等戰鬥之常狀也。成吉思汗用是術略。練成趨捷神速勇悍壯烈之蒙兀兒人。與其所降服之韃靼人。編定爲一大陸軍。嚴肅而有規律。整備而有秩序。以縱橫驅逐於歐亞兩大陸二萬里之間。建古今未嘗有之大帝國者也。

第三章 蒙兀兒之帖木真

成吉思汗姓乞顛惕。又作卻特。元史譯爲奇握溫。和名帖木真。原譯作鐵木真。今從秘史。又曰忒沒眞。義爲精鐵。其先世不詳。十世祖勃端察爾。始略韃靼。客魯漣。兩河上流之地居之。八傳及也速該。佐忽都剌汗。統轄尼倫全部。證烈祖也。速該嘗攻塔塔兒部。得其酋帖木真。方班師。次迭里溫。孛勒答兀。不爾罕山之支脈。在斡難河之上流。適其妻勒忽勒氏月倫生一子。因以帖木真名之。相傳生而手

掘凝血如赤石也。速該異之。時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西歷一千一百六十二年。日本二條應保二年也。

帖木真之父也。速該祖父哈不勒汗。俱勇敢見重於部落間。時南下犯遼金。立戰功多。故也。速該有把阿秃兒之號。如謂勇士云。戰術戰略。既爲祖及父所通達。則帖木真之善用兵。殆生學家所謂得相種性遺傳。更加以思索閱歷者也。譯者案帖木真既喪父。就其傳加刺克哈兒講。韜略蓋西史云然。猶之馬基頓之密聚長鎗隊陣法。亞歷山大傳於其父斐立布。更折衷於伊巴米噉達斯之陣法。於是大成彼之陣法。以所嚮無敵者也。

帖木真年十三。秘史九歲之說誤。而也速該歿。父祖以來隸屬之諸部族。凡三萬戶。至是侮其幼弱。叛

去者過半。譯者案時秦赤烏部長有強悍名。四方多歸之。帖木真近侍脫端火兒真亦將去。去帖木真留之。不可曰深池已乾。堅石亦碎。留亦何爲。舊民遺臣往往四散。唯一二世僕之子孫

屬其麾下。四鄰勅敵環起來襲。帖木真之瀕於危。纔以身脫者數四。嘗戰不利。走潛林中。林

中鳥名「薄薄」者。多集其上。「薄薄」者。非無人林不投也。敵騎追者迫林下。見之。以爲是固

無匿者。乃引去。帖木真因得乘夜遁走。蒙兀兒人之尊此鳥者。職是故云。帖木真少時顛沛

如此。若非母后月倫之賢明訓誨。能簡擇近臣。使之忘身擁護。防守國土。則帖木真之滅亡。

不旋踵而至。其危岌岌乎如累卵。其間固無容髮之地也。

帖木真既長。母后月倫乃開元老會。議罷攝政。使衆推戴帖木真即汗位。譯者按月倫並無所謂攝政亦無所謂元

老會蒙兀兒本家族主義帖木真因同族所推戴而即汗位也當是時。帖木真所將兵勇不過二千萬而已。但帖木真幼有大志。

既長。膽識機略自絕尋常。持已嚴正。而臨下以寬。賃功酬勞。無私曲。無偏愛。是以種姓日益親密。而名望漸隆。別部聞者。慕其寬厚。無束縛苛斂之苦。往往棄其酋長而來屬。以是帖木真兵勢稍振。鄰近之種族亦翕然而服。無不想望其風采矣。帖木真乃設約束。定規律。敦信義。明政治。民政兵政互用。而能愛撫種民。懷服近鄰。締結同盟。而緩急相救。躬習勞苦。爲將校士卒之儀範。擴張軍正。信賞必罰。號令嚴明。規畫正大。駕御得宜。能結合民心。使之服習戰鬥。編制爲強勁堅固之精兵。於是乎四隣之勍敵。聞其風而生忌憚之念。皆乘帖木真之虛而來侵。

當是時。四鄰之強種民凡有四部。曰札只剌列。合泰赤烏塔塔兒諸部爲同盟。當蒙兀兒之東。合兒合河左右。出入關連。捕魚兒兩海子之間。與幹難河下游也。里古納水之流域。而札木合爲之長。曰客列亦惕。本康居遺種。當蒙兀兒之西南。建牙士刺河南之黑林。西至航海。

山南臨大漠。而脫斡鄰王罕元史作脫里爲之長。曰蔑兒乞當蒙兀兒之西北。建牙別竭兒湖

之陰。別部居薛涼格斡洄二水間。與合刺只客額兒而脫黑脫阿爲之長。實帖木眞之世

仇。而蔑里乞客列亦惕之西。有國曰乃蠻。建牙阿爾泰山。而塔陽罕爲之長。雖去蒙兀兒稍

遠。然與蔑兒乞札只刺列連橫而謀蒙兀兒。蒙兀兒四面受其敵。聯盟中札只刺列之塔塔

兒有四種。遼人謂之阻卜。金人謂之阻鞮。駐牧答蘭捏木兒格思之地。今科爾沁右翼中旗有厄爾河

入桂勒。塔塔兒之東南。潢水之北。契丹故都臨潢府在焉。遼爲金所滅。金本號女眞。遼末起

於混同江之南。今松花江安出虎水之側。今阿勒楚喀河略有遼東西及松漠之間奚契丹故地。南至於

陰山。立女眞帝國。號曰金。則益擴張其版圖。南入長城。都燕京。號爲東都。跨有黃河流域。南

與宋爲鄰。金帝國之西。客列亦惕乃蠻之南。絕大漠。至於河西。跨賀蘭山山脈。西接高昌。南

據六盤山。與宋金爲鄰者。有唐兀惕。即唐古特亦即古之黨項乃鮮卑之別種也國號曰夏。唐兀惕之西北。直古高昌

壁。有合刺火州。北至別失八里。譯言連五城在今迪化府阜康縣濟木薩之地是爲畏兀兒之地。即回鶻畏兀兒之西北。乃

蠻之西。僕固振水。見唐書即巴爾喀什湖以南。有合兒魯兀惕部。時與畏兀兒同役屬於西遼。不能自主。

西遼帝國者。蒙兀兒人呼爲合刺契丹。合刺黑也先是遼爲金所滅。遼之宗室耶律大石西走撒

馬兒罕。即尋思干亦勝忽兒珊。西域部名在阿母河西（即唐書呼羅珊遼東作忍兒珊洪譯作呼拉商）直至起兒漫。今波斯之給

西之乃更東還。建國於垂河之濱。今吹河亦曰楚河在伊犁西今俄屬中亞細亞七河省地其所都曰虎思斡耳朶。跨有天山

以南可失哈耳。從元史亦作乞思合兒即喀什噶爾兀兒即和兀里羊。即葉爾羌兼得阿母河北撒馬兒罕名為河中

府。至其孫直魯古與帖木真同時。撒馬兒罕西鏢思滿叛而自立。未幾鏢思滿又為花刺子

模所并。直魯古之位。亦為乃蠻餘種古出魯克即加出律所篡。花刺子模帝國者。在西遼之西南

即唐波斯昭武九姓及吐火羅故地也。都玉龍傑赤城。城跨阿母河故道。昔時河入裏海今改道入鹹海既并

鏢思滿。作新都於撒馬兒罕。而名玉龍傑赤為舊都。其疆域甚廣。東界葱嶺。南踰欣都思克。

北負阿刺兒即鹹海寬田吉思海。即裏海西接入吉打。衆元史天方教主占領之國名洪譯史在底格利河上西使記作報達秘史作巴黑塔西南極

於波斯海灣。是皆大國。而建國於大漠之東西及南者也。其直與蒙兀兒地接壤者。北東則

札只刺歹人。泰赤烏人。塔塔兒人。女真人。西南則客列亦惕人。西北則蔑兒乞人。又西則乃

蠻人也。乃蠻之北。復有幹亦刺惕人。即衛拉特東毗蔑兒乞。北連吉利吉思。而間接於蒙兀兒此

帖木真初起時諸國之形勢。

札只刺歹客列亦惕蔑兒乞乃蠻幹亦刺惕之種民。亦皆據要害之形勝。長於戰鬥。如蒙兀

兒之西南大漠之北部。客列亦惕及乃蠻人卓帳駐幕之地。極富泉源。湫流鑿地深四尺。乃至三十尺。無不見水之噴涌。牧草葱蘢蔚生。地氣含鹹味。適於馬牛羊之孳養蕃殖。其爲沙漠中之舟楫。能身重致遠。往來缺乏水草之鄉之駱駝。尤適於此等之地味。飼養甚盛。

據如此沃壤。兼優戰術。彼此不相降附之相強民。環圍帖木真之四境。先後乘其虛而來襲者也。帖木真之大志。固非不欲先征服此等諸種民。使同立於嚴肅組織之下。團結一大軍隊。以期衡行於大陸也。雖然。帖木真初起時。勢力薄弱。慮不能獨抗諸強。則卑身厚禮。父事客列亦惕部長父友王罕。

譯者案脫幹鄰者忽兒札胡思盃祿之子也。受金之封爵稱王罕。初與其叔父菊兒生嫌隙。戰敗被逐。得也速該聲援復位。

友事札只刺夕

部長疏宗丸木合與之并力。先擊破蔑兒乞。既而復約王罕。擢敗札木合及王罕。敗盟。乃出不意攻滅之。遂西并乃蠻。北取幹亦刺。全有漠北高原之地。然帖木真用兵諸部。未嘗輕爲戎首。皆由諸部自發難端。而已若不得已而應之者。及至與師問罪。必執一言使曲常在敵。誓告將士。激其憤厲奮鬥之氣。以故將士用命。如報私仇。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謂師直爲壯者也。

第四章 中央亞細亞之大爆發力

今舉蒙兀兒韃靼人民俗之一斑。則蕃民者。無所謂不動產。不若開化國民之從事於農業工業商業等之所有權也。其所有權。不過衣裘戎器財貨帳幕及鷹犬馬牛羊駱駝等之動產而止。如土地。如水草。皆爲共有物。不許一人獨占。故一牧場曠廢。則更逐水草而轉徙。有大羣之畜類。常流寓游牧於各方。無一定之所。既無土地所有權之概念。故其統治。亦祇使立種民於服從之下而止。無畫領土爲一邦國之觀念者也。如方今國際法上。大洋海。則爲萬國之航路。各國海權。特瀕海處。礙力所及。十數里間而止耳。彼游牧種族。并無此等限制。其意以爲大地之面積。皆彼等共有之土地。但有種民據其地而反抗者。即敵也。既征服反抗之種民。則共爲之土地。統轄於一主權之下。因得爲世界之最強民。故略地不築城郭。置守兵。却取城郭之國。其妨害進行者。悉破壞之。

既逐水草游牧。求其便於移徙。則不得不有極廣大之土地。然一種民游牧一廣土。所畜馬牛羊駱駝之類。日益蕃殖。則不可不更向他處索廣大之牧場而遷徙。既得他處廣大牧場。爲舉部所共有。各驅其牲畜以往。猶慮休養生息。日久不足以容之。則更須廣大之牧場。於是乎種民與種民。若部落與部落。時爭牧場。爭水草。戰鬥輒起。彼此却奪殺戮。或舉一部落

若一種族擊敵。草薶禽獮。大致慘毒。往往結怨數世。流血及於子孫。自非壓制仇敵。使之不能復振。則復讐無已時。故擊最有怨之部落若種族。必禽戮其善射耐戰者。縱使憫其力竭。加恩待以不死。亦必離析其黨類。而隸屬於當管諸部落之麾下。不使至於全無反抗力不止。

爲如此狀況。故一朝勇猛大略之俊傑。崛起於此間。大攻伐四方。當所向無敵時。彼四鄰之種民。將服從之而隸其麾下耶。抑舉種受其殲滅無噍類耶。或遁走於遠地。隔絕山林。豁谷以求苟存耶。三者必擇其一。雖然。彼等長於角逐奔竄。故非勢蹙力竭。決不肯置身他族麾下。又隨意遷徙。已若天性。故服從於他人之部下。受其檢束節制者。非其所好也。雖數百里之地。有機可乘。則奔竄而去。以如此無檢束無節制爲天性之人。無論何等之盟約。不能使之必履行。故後日成吉思汗示媾和之方法曰。凡與敵媾和者。必先摧之。俾知我威力之大。深憐彼之肝膽。而不敢起其抗我心。既和親之約。歟不成立。則殺戮之慘。必不能免。其不肯容易降屬麾下。受其檢束者。當然之勢也。亦有進退維谷而乞降者。不得已也。夫戰勝者。既不能堅立信約。又不能悉若干之種民而威服之。故常舉服從之民。使分隸其部下。俾相

率而與爲轉移以防其叛去。若乃强悍而不服從之種民。則悉殺其勝兵之壯丁。虜質其妻孥。以制其民之奔竄。然至兼并各部。種族益多。其統治之區域。寥廓廣遠。則用主權節制。必大有鞭長莫及之勢。乃帖木眞既登成吉思汗位。而有此廣大之統治區域也。驚馭此等無檢束無節制之民族。常能結合其分離之心。立秩序。制法律。以成其大一統治。組織其精巧之淵謨。益多在成吉思汗即大汗位時也。

蒙兀兒人。游牧與戰鬥之外。他無所知。故彼等之富。常由畜類之多少而定。俗最重馬。雖駱駝以下之諸畜。亦非不重。而馬爲平時產業之補助。又爲戰時之必要物。彼等尤所寶愛。然馬之爲物。極易掠奪。故彼等富力之增殖。武力之蓄積。極易。而奪其生計。摧其實力。亦極易也。故於彼等種民中。由少年即長馬術。達射技焉。勇壯剛猛。而又能熟知馬與駱駝及其他諸畜性質之騎士者。尊爲牧師。種民中自爲階級。而就中有相馬之識者。尤見重於牧師中者也。以如此習俗。常冒四方之險阻。荒蕪。遷徙角逐。其所以能耐戰陣之勞苦。不困於氣候之變化。忍寒熱飢渴而毫不措意者也。因其重狩獵。殊注意於騎射。男子大抵年齡及十二三。則通弓矢術。從軍遠征。常當小戰。如帖木眞十三既喪父。受強鄰之逼抑。屢苦戰勁敵之

間。以此知尙騎射爲彼等之俗。而角逐大平原。不恃步兵。但用騎兵足矣。故其兵制。定一帳幕。每出騎兵一人。

俄羅斯以葛那吉夫將軍叙曰。每一帳幕出騎一人。若合數種族相締盟。則帳幕之數。合得數十萬之多。騎兵之數亦如之。其於戰時。兵力之大。固世界中所不可得者矣。佗時世界大勢一轉移間。狂瀾之崩頽顛覆。出中央亞細亞曠原所蓄積之兵力。洵可懼者矣。是蓋天帝欲破摧他日宇內之政治世界新世局。特匿伏此曠野。爲政治上之大爆發物耶。往者。成吉思汗嘗一度統御之。而震懼宙合。嗣得帖木兒駕馭之。而虎步中央亞細亞。其潛勢之一大兵力。果發洩已盡否耶。如使以葛那吉夫將軍爲此言。能破摧他日宇內政治世界之中亞細亞一大爆發物。竟爲俄羅斯掌上物。任彼藉之以行其虎步大陸震懼宇內之大作用耶。敢招成吉思汗之毅魄。帖木兒之英魂。於九原之下而一問之。

第五章 征服四鄰

帖木兒養精蓄銳。深斂而待時。練兵磨鏃。凡二十年。甚久也。於是其近衛之蒙兀兒兵一萬三千。既精銳爲當代精兵冠。帖木兒乃有并吞漠北之志。雖然。強鄰如同種之札只刺列。泰

赤烏異種之客列亦惕。以及東南之金帝國。尚非帖木真之所能抗也。故常勤避衝突。寤表親附歸順之意。

帖木真將出略鄰境。泰赤烏者。居蒙兀兒之東北。嘗以帖木真喪父時與之分析。且以兵力迫辱之者也。既知帖木真日強。乃與四種塔塔兒等。合於札只刺列。凡十有三部。來伐帖木真。亦分其精兵萬三千騎為十三翼應之。帖木真不利。然札只刺列部長札木合既勝之後。

肆行殺略。又濫用其盟長之權。以故衆情離畔。轉歸附帖木真。帖木真雖敗而益強。譯者案照烈部酋長玉律者為泰赤烏所虜遂與哈海答魯相謀率所部未歸帖木真誓殺泰赤烏以自效帖木真乃謂之曰我方熟眠汝幸覺我自今以始凡車輜所通人跡所至皆當蹂躪之以與汝然二人不能實踐其言未幾復叛去塔海答魯於中途為泰赤烏所殺昭烈部遂亡即時事也

一千一百九十四年。女真金帝國北京。此北京名大定府在今承德府建昌縣臨潢兩路近邊塔塔兒一部族叛

金。金皇帝使其丞相完顏襄行省事於臨潢以防之。又招致內屬別部之諸蕃民。為并力夾攻之策。帖木真之父。先本為塔塔兒所毒死。仇恥未雪。至是得復讐之機。於是欣然應金之招集。金軍北進。破塔塔兒於客魯漣河東南岸。塔塔兒人西北趨幹里札河竄走。帖木真乃約王罕提兵東向迎擊之。大破塔塔兒。殺其酋蔑兀真笑里徒多。獲輜重畜產。塔塔兒由是

貧弱不能復振。譯者案金皇帝賞帖木真之功授以察兀禿魯如招討使使征四邊帖木真是得大蓄威力養勇兵帖木真以其所獲更養兵勇增武備勢益振。且由是而大得金帝國之信。金帝以爲北邊得一忠實強民不疑帖木真之抱大志竊養勇蓄銳也。帖木真亦深自斂抑不露其鋒銳於金。

當是時蒙古西南境客列亦惕種民之王罕偶爲其弟額兒客合刺褫其位隻身無所依流寓諸方僅保生命。一千一百九十六年帖木真因其父執憐彼窮蹙迎之來歸爲頒產與之遂擁之復客列亦惕王位。乃與王罕聯盟而蒙兀兒自此得一同盟國。王罕深感其恩義常協力富帖木真之讐敵。

一千一百九十六年帖木真以客列亦惕同盟襲蔑兒乞種民大破之劫奪其畜類寶貨。一千一百九十九年譯者案時帖木真陰有統一鞋剏之志適乃蠻部長不魯欲罕舉兵欲攻帖木真帖木真乃與罕之兵爲所襲擊敗績帖木真遣博爾木木華黎博羅渾赤老溫四將援之遂走也的脫孛魯帖木真之弟哈撒兒再伐乃蠻部於忽蘭蓋側山盡殲其諸將族衆積屍爲京觀乃蠻由是少衰更西乘乃蠻種民之內擾擊破其別部於阿爾泰山邊帖木真每戰必勝諸種民無不思戮力復讐。有結同盟者帖木真常能破其連橫一擊而解散同盟敵軍逞其掠奪於是帖木真之威名益隆於西北矣。塔塔兒人昔破於金北與流寓貝加爾湖東之泰赤烏聯合回復勢力富強。有七

萬戶。一千二百零二年。帖木真定計與之宣戰。大破之於答蘭捏木兒格思之地。劫掠所獲

頗饒。乃蠻嚮敗。塔塔兒亦新破。於是與貝加爾湖西之斡爾刺列種民聯盟。三同盟之種民。

戮力來襲帖木真。終敗歸。譯者案秦赤烏部長流忽兒帖木真威力日熾忌之舉兵來侵帖木真邀戰乃斡難

木真破乃蠻皆大驚會於阿雷泉議襲擊帖木真之策獨弘吉剌部長迭夷知事不可成背其誓潛遣使以其謀告帖

木真帖木真乃與王罕自呼圖澤迎擊戰於益亦列河復大敗之已而朶兒班亦乞剌思合答斤火魯剌思塔塔

兒散只兒諸部會於捷河共立札木合部為局兒罕進擊帖木真帖木真逆戰於海刺兒帖尼人魯罕之地走札木合

弘吉剌部出降四方無不風靡其威聲初蔑里乞部長脫脫與帖木真戰於茂那察山而敗至是與乃蠻部長不魯欲

罕相約更與朶兒班塔塔兒合答斤散只兒諸部相同盟來攻帖木真與

王罕軍大戰於闊奔府之野敗之時札木合部起兵援乃蠻聞其敗乃還

有力之同盟。能當帖木真之讎敵。適有讒者生隙。帖木真自將兵襲王罕。大破客列亦惕種

民。譯者案王罕為乃蠻之部將所殺於是蒙兀兒之威震四境。

乃蠻種民之王太陽汗憂帖木真乘勝而益併吞鄰境也。於是對蒙兀兒結一大攻守同盟。

摧帖木真之猛勢。招集奔竄之諸種民於其部下。更欲與近鄰有力之酋長謀新同盟。左右

戮力擊帖木真。乃往說汪古惕原譯翁特格種民之酋長阿刺忽思。阿刺忽思者為金守邊。駐牧

西京路今大淨州東北界上。而歸心帖木真。不肯加入同盟。却竊以報帖木真。帖木真聞之。

為先發制人之計。西向迎擊。大破乃蠻。太陽汗軍覆戰死。譯者案乃蠻王太陽汗獨不屈欲抗帖木

真帖木真大集部將帖麥該河議擊乃蠻

之策羣臣以馬瘦欲待秋帖木真之弟幹赤斤進曰成事者在於斷何以馬爲別里古台亦曰乃蠻奪我孤矢是非小我耶我輩決死而彼負強不設備破之必矣帖木真大悅駐兵建威該山先遣速不台遮別二將爲先鋒太陽汗自阿勒台山下來營於抗海山與蔑兒乞部長晚客烈亦惕部長阿憐大石獵刺部長忽都花別吉其他朶兒班塔塔兒合塔斤散只兀等諸部合兵勢甚盛帖木真邀擊大敗之擒太陽汗諸部大潰斬獲無算餘衆悉降此部實爲帖木真一大強敵自乃蠻既破大漠以北貝加爾湖以南阿爾泰山左右地方之霸權舉歸帖木真掌中四鄰之強民皆震駭懼伏無敢再抗者於是益蓄兵力養精銳不肯誇戰勝而陷奢侈淫樂激厲奮發鸚視鯁騰更欲包舉宇內虜北境之未靖乃進兵窮追蔑兒乞遺種民大破之譯者案帖木真已破乃蠻種民降朶兒班等四部復征蔑兒乞部納其所屬帶兒兀孫之女忽蘭爲可敦患其他日之反抗誅戮其渠酋殆盡慰撫合塔斤等降人編入部曲於是蒙兀兒四鄰遂無一敵。

第六章 帖木真即汗位

蒙兀兒之四鄰既無一敵帖木真於是進窺漠南諸強一千二百五年南出大漠擊破唐兀惕鹵奪無算更獲大羣之駱駝而歸今日內外蒙兀兒之地乃舉而收服於帖木真領域之下國土日廣收降異種之民亦日多以爲非大張主權之所在則威令不能行聯結不能固於是帖木真定統治之制度執行君主之大權。

一千二百六年帖木真從唐兀惕凱還大會管內諸部之酋長於斡難河之上流開元老會

議。部族酋長之有名望者。卽以財寶。衆情說服。於是共推戴帖木真爲此大版圖之君主。舉卽位禮之大典。

蒙兀兒之制。君主者。由同族各族長等組織。須依元老會議之選舉。乃卽君位。帖木真之卽大汗位也。乃更明定此制。凡被選人。限大汗尊族中。知識才能最超拔者。不公選。則不得爲汗。若犯此禁。則雖尊族。可處以死刑。此制既定。成吉思汗慮其難行。又慮諸侯將軍必至於選舉愚暗易戴之君主。便其私圖。乃設法使至成吉思汗後子孫謹守此制。

成吉思汗。今被選舉於元老會議。而履君位。於是隨蒙兀兒之制。行卽位式。父老會議之縉紳。爲父汗披白色之喪服。謁於宰相。宣言所選舉君主之名。禱於天帝畢。乃迎導新立之汗。至大幹耳朶。幹耳朶者。行宮之殿也。帳中央布黑氈。爲坐具。是謂禮場。誥曰。抗首而仰日輪。汗自此諦觀無限之造化。現大光明。踐祚而後。必能欽遵上帝之明命。裁事理物。及他日升於帝側。懋膺華嚴之隆。有非下界之比者。汗倘悖上帝之旨。必在現世地上。蒙天之冥罰。收一切寶庫之財貨。最後所存。惟今汗所坐之一氈氍而已。汗乃依儀問曰。爾有衆。實克遵奉朕命耶。朕若行命。則雖如何地。如何時。不敢不顧耶。爾有衆。尤於誠。尤於敬。恭順而奉朕

爲主耶。朕欲誅戮何人。斷不抗命耶。大臣等乃共宣誓曰。臣等惟欽遵吾汗之命。汗乃宣言曰。然則爾今爾後。朕言於爾有衆。猶此寶劍。大臣等乃共舉汗坐氈氍毹上。而搖蕩之。以君位之確立。舉示公衆部民。而後汗乃就帝座。行此禮畢。則禮場諸大臣脫喪服。更披紅色之衣。冠帶侍立。建九游之白旄。於帝座之兩側。都城太守。擎寶冠於汗及其后。既而諸大臣諸侯將軍等。奏獻祝表於汗。三頓首然後拜。跪而接吻於汗之足趾。羣臣齊上尊號。於是始稱爲成吉思汗。蓋天賜之義。示統御強者之義云。譯者案國中勳勞之臣各進爵爲時宋光宗開禧二年。金章宗太和六年。西歷一千二百六年。日本御門建永元年也。成吉思汗既即大汗位。乃經元老會議之議。汗制定國憲典及法規。立政治之大綱。制度之組織。

第七章 戡定漠南徼西

成吉思汗既接汗位。其舉即位式也。唐兀惕人背盟約不朝貢。成吉思汗怒其無禮。以即位之明年。一千二百七年。出軍擊之。鈔略其領域之一部。唐兀惕懼而不出。是歲。住於貝加爾湖西方也。尼賽江。即元史玉須水也。兒的石河。俄比河之間。乞兒吉思民族。與其北鄰之欠欠州等之種民。俱來降。然直乞兒吉思之南。乃蠻之北。斡亦刺惕種民。尙囂強。而嚮所進勦蔑兒乞

種民之噍類。及乃蠻王石出魯克之走於也兒的石河以北者。尙召集遺民。謀再舉。

成吉思汗因帝業始肇。根本未固。而近鄰尙有未降服而謀再舉者。不先掃蕩削平之。則不得南下大攻唐兀惕。以問其不履盟約之罪。於是乎不得已暫輟遠代唐兀惕之策。決意先討藏西鄰乃蠻及蔑兒乞種民之餘類。一千二百八年之秋。乃進軍。先責斡亦刺惕種民之未降服者。襲降之。編入軍隊。更西進而伐乃蠻及蔑兒乞遺種。大破之。敵軍悉潰。乃蠻之屈出律南走出巴爾哈什湖。西奔合刺契丹國。由是西鄰無不服從。乃南下而問唐兀惕之罪。

一千二百九年。成吉思汗出軍南下。三伐唐兀惕。逐北長驅。踰智蘭山山脉。直抵黃河上流。

左岸。唐兀惕之都城中興府。即今寧夏西夏主李睨。獻女乞和親。乃班師。於是唐兀惕之西。舊乃

蠻之南。有畏兀兒陪。酋亦都護。亦懼伏成吉思汗之威聲。其明年。乃來輸款。請隸成吉思汗之部下。畏兀兒種民者。亦蒙兀兒種民之同族。據有天山北路。日久西出浩罕。與突厥通婚姻。相親漬染其習俗。殆爲別種焉。第九世紀以來。旣成一大強國。夙稱雄於中央亞細亞。至於浩罕及乞思合兒之地。合刺契丹國之立也。退而占據天山北路之地以立國。其種民染

突厥種民之俗。又受印度種族之風。有奉基督教者。有信佛教者。有文明已稍發展。漸罷游牧。從事農業者焉。即如文字。以梵字綴字法。及古代阿西里亞巴比倫傳來之楔形文字等。折衷於回鶻。原譯作蒙兀蒙兀本無文字因畏兀字而有文字則原譯蒙古云云誤固。有之字形。有綴字組織。發音組織。頗爲發達。成吉思汗。乃采畏兀兒之綴字組織。用之爲蒙兀兒之文字。遍布令於境內。使童蒙皆學習此文字組織。故蒙兀兒之史書圖籍。概爲畏兀兒人所掌。其助蒙兀兒文明。功甚偉焉。以其種民之發達。既如此。即如通商。與西方亞細亞大有干係。蒙兀兒地方之貿易。亦一輻輳於畏兀兒人之手矣。當時最於地方發展之畏兀兒人。既降成吉思汗。於是合刺契丹帝國所屬之諸小種民。望風降者亦日益多。

成吉思汗既征服其漠南。綴西之強民諸種族。拔其精銳。編入軍隊。兵數益加多。致國勢益振。諸種族之朝貢。諸部民之輸稅益殷。其富力。政治之紀綱益振。張軍政之規律益嚴。肅一大統治組織。與一大軍隊組織。於是殆完成矣。而其疆域之大。自天山北路。葱嶺山脈之北。迤東及於大漠之南。黃河之上流。惟中央亞細亞之地。天山山脈以南。葱嶺以西。尙有合刺契丹之虎踞。龍蟠。東部亞細亞之地。黃河以南。陰山山脈以東。以萬里長城爲疆域。有金

帝國雄視北支那。成吉思汗將先西伐合刺契丹帝國。立天山之高原。更西伐花刺子模帝國。南略印度諸國耶。抑先伐東南金帝國。破壞其帝業耶。

成吉思汗念女真金帝國爲蒙兀兒世讐。隱忍久不報。至是決欲敵之。與絕朝貢。以示脫羈絆。議先提大軍南下與女真國戰。雖然。金帝國也。其文化既冠絕當代。統轄支那民族。據山河之形勢。負長城之險塞。戰法兵術。亦與漠南北諸種族。不可同日而語。其武器進步之犀利者也。其將士精鍊而整齊者也。成吉思汗之銳鋒固不難摧之。然亦不可不謂當代第一之勍敵矣。成吉思汗伐金帝國二十年。威名震懾東亞細亞。

第八章 金帝國衰運

當第十世紀。東亞細亞。今內蒙古東四盟之地。遼水左右松漠之間。周之山戎。秦漢之東胡。元魏以後之契丹種民。據其平原。當唐之昭宣帝天祐以後。五代之時。西歷九百十六年。契丹人阿保機稱帝時。中原紊亂。後唐莊宗被弑。阿保機册立石敬瑭爲晉國皇帝而保護之。敬瑭獻燕雲十六州之地以酬契丹。九百三十七年。改國號曰遼。明年。使石敬瑭上尊號。後三十二年。趙匡胤創立宋帝國於支那東部之地。都汴京。而契丹帝國之猛威依然也。

宋朝相承三百年。統治非不長。然其疆邊之烽燧。年年無不警告。太祖趙匡胤。既受後周之讓而踐帝祚。創宋帝國之洪基。而遼之虎視猶昔。北漢劉氏據山西。與之合兵。屢擾北邊。及宋太宗滅北漢。遼勢焰益熾。爲邊寇如故。至眞宗景德元年。西歷千四年。大舉侵宋。深入內地。至於澶淵。宋與立盟約。許歲出金幣。僅得媾和而班師。爾後三十年。仁宗景祐元年。黃河上游。賀蘭山脈一帶之地方。今甘肅省之北。西徼外。周有西戎。漢之月氏。隋之黨項。唐之吐蕃。崛起地。有唐兀揚人勃興。建西夏帝國。亦屢爲宋西邊之患。仁宗之慶曆四年。西歷千四十四年。定西夏帝國之帝號。

爾後七十年。自仁宗而英宗。而神宗。而哲宗。以迄徽宗。屢爲北之遼帝國。西之西夏帝國所侵冠。後其勢稍衰。徽宗政和四年。西歷千一百十四年。女真種族崛起於黑龍江松花江之間。女真者。三代之肅慎。漢魏之挹婁。元魏之勿吉。隋唐之靺鞨也。有阿骨打者。起於混同江之南安。出虎水之側。是爲金太祖。南下伐遼。大破之。擒遼主。陷燕京。略黃河以北之地。立金帝國於上京。即今阿勒楚喀城南。偏西四里之白城。遼之宗室耶律大石。西走於西亞細亞。據浩罕。乞思合兒之間。建合刺契丹帝國。號西遼。於垂河之濱。時徽宗宣和七年。西歷千一百二十五年也。金人

更南進。陷宋之汴京。明年。欽宗靖康元年。徽欽二宗北狩。所謂靖康之難也。

其明年。南宋高宗即位。雖然。不過保大江之一隅。守建康之都城。以保其餘喘而已。雖有李綱宗澤岳飛等屢挫金。而金之聲威。終振於北支那。秦檜倡和議。而後侵寇始稍止。西夏帝國既屬衰運。國勢日蹙。夏主李乾源。至歲納幣於金。爲其藩屬。金獨稱雄於東亞細亞。南宋建國二十年。大漠外東北一隅。蒙兀兒種族勢稍震。高宗紹興十七年。西曆一千一百四十七年。金帝國許以蒙兀兒爲同盟。爾後十五年。紹興三十二年。成吉思汗乃生。更經孝宗光宗。至寧宗開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成吉思汗即蒙兀兒大汗之位。其間金之寇南宋者。以此即位之年爲最近也。

當時金章宗。庸暗苛細。而成吉思汗。嚮以光宗紹熙五年。金章宗明昌五年。爲金擊塔塔兒人。因篤信之。見其順守盟約。目爲有力之一屬國。不知成吉思汗并吞四鄰。席捲大平原之事。而成吉思汗。爲欲代金。先自金接近之屬國。其風俗習慣制度兵術。概相類似於金之西夏始。故千二百六年即位之年。宋寧宗開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及千二百七年。又千一百九年。宋寧宗嘉定二年。金衛紹

王大安元年。

前後三伐西夏。以推知金帝國戰術之一斑。以是爲南進之試金石。既驗漠南據有

支那疆域者之強弱剛軟。得確信其可以戰。先是千二百六年。金之逃臣來降者。告知金章宗麻達葛之兇暴恣睢。臣民往往有怨望。其宰相大臣。則屢言蒙兀兒著異志。奏請誅帖木真。成吉思汗聞之大憤。然明知金之驕倨。猶不敢直擊之。欲西平乃蠻。南服西夏。而後長驅伐金。姑隱忍不爲戎首。千二百八年。宋寧宗嘉定元年 金章宗泰和八年金章宗麻達葛殂。明年。衛紹王允濟即位。使節來促成吉思汗入貢。成吉思汗拒之。由是公然與金絕。而議所以備之。越一年。千二百十一年。宋寧宗嘉定四年 金衛紹王大安二年三月。督軍伐金。

第九章 攻伐金帝國

金帝國。自章宗之世。紀綱紊弛。嬖倖用事。近臣權重。宰相不得人。民人疲弊。而國帑空乏。與宋戰雖屢勝之。然國運衰頹。日益甚。而西夏。旣以李乾源之時。降金稱藩。亦僅存餘炎而已。是以千二百九年。其主李睨。屈於成吉思汗。第三次之攻伐。納女媁和。成吉思汗一南下。則如疾風之吹敗葉。隼鷂之驅鷓鴣。其蹋倒金帝國。固易於斷枯索者也。

成吉思汗。却金使。拒入貢。爲出師準備一年。將督師南下。乃登不兒罕山。即肯特山跪禱於天。而祈戰勝曰。欽若。告於上天之威靈。金帝嘗戮寡人之二宗親。原譯作二叔按斡勤巴兒合黑爲成吉思汗從祖俺巴孩爲族曾王父則原譯

作一寡人今乃興師而問厥罪。庶復斯讎焉。天地神祇。若鑑寡人之衷。許寡人之行。則桓桓維熊羆。以上帝之天佑。與幸福之神戰鬥之神之呵護。使寡人將殲滅勍敵。千二百十一年三月。乃率三軍之師。鐵騎如雲。旌旗蔽空。涉魯漣河。渡漠而南。直抵金邊。士卒皆環獸革甲。被鐵條冑。提弧矢斧鉞矛戟刀槊。各具副馬數頭。裹乾糞與酪於囊。兵站之後。從以畜群。以備各軍之兵餉。皆計其行陣神速趨捷者。

成吉思汗四子。長朮赤。仲察哈台。叔窩濶台。季曰拖雷。乃使朮赤。察哈台。窩濶台。三子各領一軍從右進。成吉思汗之弟哈散兒。別領一軍由左進。成吉思汗與季子拖雷親督中軍。由

中路進。同時絕漠而南。此沙漠。蒙兀兒語謂之額列惕。滿洲語謂之戈壁。禹貢之蒲野即唐書之居延。晉西羌語流沙之義。今甘肅邊外之額濟納。元史作亦集乃。即唐古特語沙漠也。東起興安嶺。西亘乞思合兒之東麓。大約千六百里。從外

蒙古。西包新疆之地。新疆之沙漠。由土蕃持。原譯土伯特。即西藏。北至天山南路。爲深層之砂磧。泉源茂。

草甚少。雖然。蒙兀兒之沙漠。其幅員較小於新疆。其幅不過八十里。地層固而便於通路。沙層淺而水流涌出。鑿井極易。當雨期。生草繁茂。近支那疆域處。地味亦膏沃。而牧畜農耕種蒔園藝。皆無不適。金國使流寓陰山外之汪古惕種民。牧駱駝馬匹於此。亦爲邊疆上之防

禦給以俸銀。成吉思汗之伐金。即取道蒙兀兒沙漠也。

成吉思汗既過客魯漣河。自是以南。距長城外隔陰山脈。凡二百餘里。雖與尋常之道路異。歷四十日程。春三月。過客魯漣河。達長城外之邊地。既入初夏。成吉思汗乃橫絕大漠。而駐於陰山外。汪古惕種民牧畜之地。布營陣。以夏季。盛放牧馬。俟秋高馬肥之時。躍鐵馬於秋風。一鞭踰長城焉。汪古惕民族者。遼金時謂之烏古。原游牧於乃蠻之東南。天山南路之東端。沙磧中者。成吉思汗曩征乃蠻時。其酋長阿刺忽思夙送款者也。該種民流徙適在茲處。爲金國任牧畜事。於是汪古惕種民。歡迎成吉思汗。願來軍中受服屬。傾金之馬匹牛羊。駱駝等納之。成吉思汗。金國軍馬廐馬。其他畜類之供給。乃全杜絕。是殆出金國意料之外者。舉一國之軍馬。養成事。托於徼外之蕃民。而又不悉意戒備。足以知其軍政之弛廢矣。金風起於陰山大漠。雕鶻飛。秋既高。馬方肥矣。長城進擊之期將至矣。其取道何關塞而進軍耶。是目下之緊要問題也。中都雖爲金帝輦轂之地。踰陰山。渡潞河之上流。泛河而下。至中都。取最短距離。薊鎮疆域之白馬關。出白崖峪谷。石塘嶺路。則谿谷間必有精兵之準備。不得不略北京大定府。今建昌縣地。原譯作滿洲案。此地並不屬滿洲。今改正。之深山長林。案渡客魯漣河南入古北口。並無深山長林。此不悉地勢之論。慮有

契丹女真軍隊。襲其背面。奪輜重畜類之虞。乃釋北京不攻。亦不取道白馬關。却使金國不得知蒙兀兒人之從何來。疑懼之間。早奪一關而入。蓋得戰術之當者也。按白馬關本非入京通路。金之精兵時守居庸。不守白馬。此段持論殊為懸度。成吉思汗遠指中都西北百里外之德興府。今保定取居庸關之路也。然欲至德興。必先拔長城外壁之烏沙堡。由德興府進居庸關。必由長城內外兩壁間諸堡塞之中取關路。

是歲九月。成吉思汗遣千夫長原譯作萬驛長誤遮別攻烏沙堡。守兵不備。堡遂陷。乃踰野狐嶺。入長

城外壁之德勝口。今萬全縣沿會河川。即今東洋河東南拔宣德府。今宣化府進攻德興府。今保定於桑乾河

邊。略外壁內之諸堡塞。沿長城內壁之北面而東行。破金兵。至十一月。攻居庸關。其關所屬

七十三塞二城三堡。據天險固守。常燕京北門之鎖鑰。成吉思汗乃略內壁北面之諸堡塞。

掠奪諸地之軍馬。知居庸關不可速破。退圍德興府。時既及冬。天沍寒。乃張冬營於茲。抄掠

附近之軍畜羣。明年。千二百十二年。宋寧宗嘉定五年。金衛紹王崇慶元年北京之契丹人。故不嫌金帝國。將反

爲亂。成吉思汗諜知之。即遣遮別助契丹人襲北京之金人。擊破其兵六萬。而逐還之於遼

東。是時成吉思汗尙在德興府外。分派枝隊於各處。襲長城內壁北面之諸堡塞。親逼德興

府。德興府。金屯田兵所在。防戰甚力。固守不降。成吉思汗亦爲流矢所傷。乃解圍。退駐營長城外。於是長城外之地。東從北京。灤河上流。西至南洋河。悉爲蒙兀兒所有。

千二百十三年。

宋寧宗嘉定六年。金衛紹王崇慶二年。宣宗至寧元年。

成吉思汗帥師攻拔德興府。略洋河。以東居庸關外

之地。沿道諸寨望風走。皆集居庸關。金軍亦舉銳扼守居庸關。遮別攻之不能拔。乃分屯居

庸北口外。

居庸有南北二口。南口屬昌平州北口屬保安州。原譯誤北口爲古北城口。今改正。

迂道間行西南。取飛狐道。南出紫荆口。敗金師

於五回嶺。

今易州西南。

遂拔易州。折而東北行。疾趨居庸南口背。擊拔之。與北口外之屯軍合勢。

將待成吉思汗之號令。一鼓而殲中都。

紫荆口先陷。居庸關旋拔。蒙兀兒兵直迫中都。中都戒嚴。是歲。金胡沙虎弑衛紹王。允濟於

邸。九月。擁立宗族吾睹補。是爲宣宗。宣宗立。尋誅胡沙虎。物情益騷然。於是諸將之來屬者。

北走如織。成吉思汗由居庸關駐軍中都之北郊。略京畿之地。獲金寶珠玉。絹綃麻布。畜群

穀類。牛馬耕具無算。俘虜亦至多。左右兩軍亦出陷諸府。多所虜獲。諸軍分道四出。乃以千

二百十四年。

宋寧宗嘉泰七年。金宣宗貞祐二年。

四月。徵諸軍會於中都之北。布營陣。諸將奏進取中都之議。成

吉思汗以爲時未可也。遣使於金媾和。勸使出金帛犒師。金之諸將請乘蒙兀兒之疲。且兵

患惡疫正多之時。一戰而決勝負。惟丞相福興持和議。主張待蒙兀兒退軍。徐爲戰後經營。廷議遂決。金帝即以福興爲議和使。納公主爲成吉思汗之妃。饋以金帛。盟約既定。成吉思汗乃引軍出居庸關外。

第十章 金帝國遷都

是時乃蠻之屈出律既竄於合刺契丹之西遼帝國。與蔑兒乞種民舊位而爲其汗。蒙兀兒西徼之斥候遠來報之。軍中又疫者多。成吉思汗以故與金和和成。遂退軍居庸關外。

金廷因蒙兀兒侵入之一大震駭。以爲中都者。直當胡騎馳突之衝。無大河之襟帶。可以扼之。宣宗吾睹補乃從廷議。遷都黃河之南岸汴京。五月。車駕出中都。向河南啓發。出部外二里。有敕命收諸軍之兵仗馬匹於武庫兵站。契丹騎兵之扈駕者。大憤怒。遂謀亂。遣使馳白成吉思汗軍前。表歸順之意。因而乞援。成吉思汗以爲奇貨。不可失機會。即許契丹之降。直破和約。遣撒木合原譯撒沒哈元史三模哈親征錄三木合明安二將。率蒙兀兒軍。更并金之降兵。往援契丹之騎兵。

二將引兵南下。自秋及春。圍中都。擊其守兵。城中糧既匱。防戰亦無力。蒙兀兒兵乃肉薄登

城屠戮城中老幼婦女殆盡。時千二百十五年宋寧宗嘉定八年六月也。蒙兀兒放火焚中都之官殿。猛炎漲天。天爲之赤。樓閣摧壞於黑煙之中。火不絕者月餘。玉殿金城。燼於一炬。此時成吉思汗駐蹕桓州地。在中都之西北答兒腦兒即多倫之西南。長城外壁數百里。籍中都府庫財寶藏於此。

是役也。耶律楚材來屬焉。文王獵渭水之陽。得太公望。成吉思汗屠中都。得耶律楚材。耶律楚材者。契丹遼帝國之宗室也。先世之時。契丹亡於金。父耶律履仕於金。成吉思汗之軍助契丹陷中都也。耶律楚材乃來歸順。成吉思汗延見之於軍中。長身白皙。眉目修美。髯毛如畫。儀容溫雅。而狀貌端嚴。辨論明晰。而意義正確。成吉思汗奇之。加以禮遇。無幾。見其才德兼備。純潔而有宏量。平靜而有智謀。經世之術。可以爲王者之佐。常侍帷幄。運籌立策。軍旅之事多取決焉。後舉爲宰相。定租稅驛遞。其他宮殿之典式。能布政教。而輯睦蕃民之囑強恣睢。變其戮殺破壞之蠻俗。使成王者禮讓之民風。成吉思汗死後。尙能扶翼其子孫。膺征討贊畫之樞機。以之大成帝王之鴻圖焉。成吉思汗之得耶律楚材。豈僅比於文王之太公。武王之周公。漢武之霍光。昭烈之孔明而已耶。成吉思汗樹千古未有之大帝國。洪基者。無

非用耶律楚材獻替之力也。

中都既陷。成吉思汗乃更遣軍攻南京。今河南開封府軍於黃河之南。黃河者。扼蒙兀兒騎兵一大

天險也。河流闊大。水勢奔盪。成吉思汗善察地理形勝。乃先遣萬騎長撒木合涉黃河之上

流。假道唐兀特之邊。回入關中。攻延安。防州。東向而逼潼關。潼關。太華左。黃河右。險阻扼塞。

河南之門戶。時西歷千二百十六年十一月也。中歷十月辛酉潼關既拔。遂渡河取嵩汝。直襲汴京。

至杏花營。距城二里。與金軍戰。不利。引還。次陝州之睢池。躡堅冰。涉黃河而北。攻平陽太原

不克。釋之。北還。出西京。今大同府其守將開門迎降。是役也。撒木合所統纔萬騎。橫行關中。既破

潼關。渡河洛。道出嵩汝。而東北迫汴京。以所率兵少。不足合圍。乃引還。夫以區區一萬騎。數

月之間。蹂躪關中河南。直逼都城。往來倏忽。如行無人之境。金國兵備之不振。可以見矣。金

之御史。以此時獻守陝西備潼關之略。金帝下其書於尙書省。尙書右丞兼兵馬都總管侯

摯迂濶之。不用。徒計都城之偏安。集諸州之兵。使衛汴京。却與蒙兀兒以畧地之便。

千二百十七年。宋寧宗嘉定十年。金宣宗興定三年。成吉思汗將班師。而戡定西邊。蔑兒乞及乃蠻遺種之叛亂

於天山南路及突厥斯坦。即土耳其斯坦者。乃命大將木華黎從遼東。來授太師國王爵。都行省。以

征討金國之事專任之。授以汪古兵萬人。蒙兀兒諸部兵一萬三千人。及契丹女真金人之

降兵若干。其主帥並受木華黎節制。使留伐金。而親督大軍北還。決志西伐。此時金人自撤

木合退軍之後。克復大河南北。若中都北京。在今建昌縣北老哈河上。金名曰大定府。蒙兀人謂之察罕。蘇巴爾罕譯言白塔也。西京之地。則

無恢復之力矣。木華黎爲征討金國都元帥。南下而入燕地。雖然。兵力固不甚大。不得直略

金人恢復諸州。乃立持久之策。爾後十四年。待成吉思汗之歸。且練兵。且攻金。漸次屈金兵。

金竟失勢。棄河北之地。舉全力。會其精兵二十餘萬於河南。定部署。扼據潼關之險要。防蒙

兀兒之來侵。雖然。山陝西入河南。固非僅潼關一路也。金人之暗於形勢有如此者。

自成吉思汗之十五年。千二百二十二年。宋寧宗嘉定十五年。金宣宗元光元年。之八月。當成吉思汗方與花刺

子模波斯戰。金人疲弊。二次遠遣使媾和。成吉思汗每遇媾和使來。增其歲幣之條件。則和

議卒不協。而此時木華黎既取黃河南岸濟南東平諸府。班軍出黃河之上流。從東勝州托

克托廳地城外。西南涉河流進軍。假道唐兀特東邊。西夏國主李睨大驚。助軍五萬。幣帛若干。示

無他意。木華黎既得唐兀軍。復山雲內渡南河。歷大和塞即今雁門關入葭州。進取綏德。

遂圍延安。用奇計。欲大破壞之。守陴兵士堅持不降。乃南循洛州。降坊州。復由丹州東渡黃

河。進而略山西之南部。駐重兵於河中府。今蒲州府翌年。木華黎歿。爾後二年間。征伐金國之事。爲之暫止。

第十一章 攻伐西亞細亞

千二百十七年。成吉思汗命木華黎爲太師。都行省。封國王。總諸將伐金。而親率軍伐合刺

契丹國。即黑契丹及花刺子模國。凡三年。而席卷西亞細亞。

合刺契丹國疆域。據有今天山北路之浩罕及支那新疆之西部。跨葱嶺山脈之東西。東南

兼得天山南路之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西北由霍占。亦作霍閼忽禪苦蓋今圖作霍占元史作忽氈原譯作霍閼士至於巴爾哈

什湖。包有大高原。

花刺子模國者。其版圖極廣大。括現今之布哈爾。原譯作蒲華土耳其斯坦。即突厥故地阿富汗

斯坦。北路。波斯及亞細亞土耳其東山。撒馬兒罕。巴密爾。喀布爾。欣都克思。印度河。

西連黑海。地中海。亞拉伯北疆。南濱波斯灣。亞刺伯海。北抵高加索山。裏海。烏拉爾河。亞拉

爾海。今圖作鹹海西亞細亞全土。殆爲合刺契丹花刺子模兩國所占。

先是金國滅遼。契丹宗室耶律大石絕漢西走。略畏兀兒及土耳其斯坦之地。建西遼帝國。

時人謂之合刺契丹。定都巴爾沙哀。原譯別拉薩軍今從洪譯史在賽渾上流乘河之北岸。即遼。史所謂虎思斡耳朵也。自

稱闐兒汗。領土蘭阿克薩那。阿克薩河以北一帶今布哈爾之地也土蘭即唐書吐火羅之聲轉今阿富汗斯坦之地阿克薩那即安息之聲轉今布哈爾左右地也。其後子孫

繼紹之間撒馬兒罕以南。即土蘭阿克薩那之地。次第為花刺子模所侵畧。及至成吉思汗

之時。為千二百十二年。當成吉思汗始伐金帝國。由烏沙堡入駐軍居庸關外之際。曩被破

於也兒的石河上。與蔑兒乞種民之遺類。奔竄於西南之乃蠻人古出魯克。即原譯屈出律者。入殺

合刺契丹國之天禧帝直魯古。原譯作直魯兀篡奪其帝位。強領內從天方教。原譯作回教唐時回鞏改從天方教中國人遂謂

天方教人為回鞏人音誤為回回而天方教人不自認為回回也之畏兀兒民。改宗耶穌教若佛教。拒命者。悉放逐之於疆外。而此

時花刺子模之算端。原譯作士丹今改從元史算端突厥語皇帝也阿刺哀丁。或作麥哈默德。默罕默德者。既略有土蘭阿克薩

那之地。遷都撒馬兒罕。攻伐四鄰。千二百十四年。成吉思汗既破居庸關。駐軍中都。原譯作北京

之北。與金國議和親。合刺契丹花刺子模二帝國。遂以其間勃興於西亞細亞。將有侵略蒙

兀兒西徼之勢。其明年。成吉思汗退軍於長城外。遣將助金國之契丹叛軍。焚中都。時花刺

子模國。已略有也里希拉。原譯作希拉的以南。至於欣都斯河之地。今之阿富汗斯坦俾路芝士坦之地。於是麥哈默德得益驕恣。

叛其主國八吉打。原譯領內八吉打按當時教主權虛名算端亦其所封八吉打本教主自領地非算端所領原譯誤今改正之天方教合里法之謂涅垂耳。

洪譯作那昔爾累丁亦刺案那昔爾即涅垂耳剝落彼向有之特權。合里法由是怨算瑞。

千二百十七年。成吉思汗帥軍由金北還。是歲秋。花刺子模之算瑞謨罕默德自督兵西侵

入吉打逢大雪。軍士多凍死者。大敗而還。由是侵伐天方教主之志乃中止。當是時。國內宗

教各派相鬪爭。紀綱紊亂。不可收拾。其母土而堪哈敦。從洪譯本康里。裏海北方康里即康居遺種蓋本音作康居兒疾讀成康

里也元史作康里之種民汗之女也。恃其外族強援。稱制於玉龍傑赤。花刺子模之舊都與算瑞爭政權。以是政令

不一。花刺子模帝國遂分爲二。北花刺子模屬母后之管下。包有寬田吉思海以東阿拉爾

海以南之地。即今俄之土耳其斯坦南花刺子模帝國屬算瑞。都撒馬兒罕。兼有今波斯阿富汗斯坦比

路芝斯坦之地。算瑞之兵亦募突厥及康里兩種民而成者。後多叛去。而服屬於母后土而

戡哈敦。花刺子模帝國驟以削弱。故成吉思汗一舉而征服之。

成吉思汗北還。卓帳於哈刺和林。時蒙兀兒商隊由西亞細亞還者。以花刺子模之情來輸。

其遠自阿刺伯之默伽禮拜還者。道過入吉打。受天方教合里法涅垂耳之託。齎其德恩。攻

伐花刺子模之書以歸。成吉思汗歸。乃先遣使節於不合兒。即布哈爾提議通商條約於算瑞謨

罕默德。算瑞許之。使者謝而歸報。乃以諸將軍所屬兵各一人。雜天方教畏兀兒人商隊中。

行賈於花刺子模。是時算瑞山不合兒東還。撒馬兒罕、蒙兀兒商隊行界首賽渾河。原譯作賽芬河

一統志作錫爾河。錫爾亦即元史賽藍之聲轉。洪譯史作賽渾河。今從之。發源天山。注阿刺爾湖。即西耳江也。土訛答刺城。東北岸。守將哈只兒只蘭禿。原譯作哈只兒只蘭

誣爲間諜。以算瑞之命悉殺之。成吉思汗聞之。大怒。將興師問其罪。乃先伐合刺契丹。篡主

乃蠻人古出魯克。

千二百十八年。宋寧宗嘉定十一年。金宣宗興定二年。成吉思汗將橫斷阿爾泰山。開出花刺子模通路於僕固

振水。即巴爾喀什湖。北必先征服其橫當南道之合刺契丹。於是使將軍遮別將二萬騎伐合刺契

丹。古出魯克不戰而潰。遮別踰天山而南。進擊之。直逼可失哈耳。今喀什噶爾。先是畏兀兒民之

信天方教者。被古出魯克驅逐於此地。怨之。遮別因布信教自由之令。天方教民大喜。羣起

襲古出魯克。殺其麾下兵。古出魯克出不意。倉皇收殘兵南走波繼羅。今帕米爾。遮別尾追不釋。

及之於巴達哈傷之撒里黑崑。撒里黑崑巴達哈傷境內之山。今圖所謂薩雷庫爾。英人所謂維多利亞湖。所在之地。乃今中英俄三國新界處也。原譯誤爲欣都克思山。今據秘史改正。

掩襲擒斬之。并殲其兵。於是天山南北合刺契丹之地。悉屬於蒙兀兒。伐花刺子模帝國之

通路乃開。

成吉思汗遣將軍遮別之討合刺契丹也。又別遣突厥人爲使者。隨以蒙兀兒二人。使於撒

馬兒罕詰算瑞謨罕默德以殺商奪貨之罪。責其賠償。算瑞斬所使突厥人而割蒙兀兒二人之鬚。縱還之。遂集軍撤馬兒罕將與古出魯克戮力攻蒙兀兒。及聞古出魯克既敗死。蔑兒乞種民亦潰走花刺子模海。即阿刺兒海今鹹海之北烏拉爾嶺地方。則按軍撤馬兒罕躊躇不進。成吉思汗之遣使者於花刺子模也。別遣其子朮赤督部兵。由天山北路踰阿爾泰山。以備要擊黑契丹敗兵之北走者。因以偵察其地山川要道。遮別既破黑契丹殺古出魯克其殘敗之蔑兒乞種民北遁烏刺爾。朮赤乃進軍出巴爾喀什湖南之地。當是時。花刺子模算瑞謨罕默德亦引軍發撤馬兒罕。遂與朮赤之軍遇於黑契丹故地。朮赤一軍。本以偵察黑契丹地方之通路爲事。故其兵不多。又無攻戰之具。朮赤乃表交誼。示不敢戰。且請分所掠犒師以驕敵心。算瑞不許。驅大軍壓蒙兀兒軍而陳。朮赤明知衆寡不敵。然不可退避示弱。因麾軍力戰。破其左翼。進擣中堅。右翼來援。格鬥至晡。勝負略相當。朮赤乃盛燎火。乘夜空壁東走。天明而止。於是率兵循阿爾泰山南麓。東還蒙兀地。算瑞謨罕默德自此知蒙兀爲強敵。有怯戰之心。歸與諸將議守備。是秋。蒙兀兒之大軍乃西。

第十二章 擊花刺子模

千二百十八年秋

譯者案冬時漠北無水草不使行軍據耶律楚材西游錄及元史楚村傳則西域之師實與於己卯但諸書不著師出之期祇稱夏六月帝駐也兒的石河則以春夏之間出師無疑既知己卯則西歷于二百十九年也

此云千二百十八年冬原誤

成吉思汗既知花刺子模進擊之通路及其地形險要乃開元老會議出師方畧其冬成吉思汗親督三軍鐵騎十萬發客魯漣河源經哈刺和林踰抗海山而

西涉乃蠻故地登阿爾泰山行次也兒的石河源相近之乞則里八寺海子時已盛暑矣

千二百十九年

宋寧宗嘉定十九年 金宣宗興宗三年

夏成吉思汗駐軍於也兒的石河源秣馬厲兵將以秋日

而進軍花刺子模算端謨罕默德聞成吉思汗大軍西出大懼會諸將議以為野戰不利不

如深溝高壘任其飽掠賽渾河北以去乃分兵守土蘭阿克薩那及至龍傑赤在阿刺兒海南岸而自

引軍渡阿母河

原譯亞模河

西走成吉思汗自也兒的石河源進兵西過巴爾喀什湖之北益西

向賽渾河途中不見一敵直追訛答刺謨罕默德之將嬰城固守成吉思汗乃定攻賽渾河

以南土蘭阿克薩那之策

成吉思汗分其軍為四命第二子察哈台第三子窩濶台領其一留攻訛答刺長子朮赤帥

右軍沿賽渾河西北行略其下流旣的及其對岸之養古干諸城第三軍遮別速不台將之

洪氏譯史此軍乃阿刺黑雪亦格禿塔孩三將所領非遮別速不台也

向左方沿賽渾河之北岸而上攻取沿岸之忽闌原譯霍闌土諸域成

吉思汗自與第四子拖雷督本軍。涉賽渾河而進。向不合兒遮。斷賽渾河以南。土蘭阿克薩那之東西兩大部。於是諸軍齊進。

察合台圍攻訛答刺。前後六月始拔之。殺守將哈只兒只蘭禿。逐其城民鈔略之。以報疇昔。誣殺蒙兀兒商隊之讎也。朮赤既陷氈的諸城。則渡賽渾河。取養吉干。遂循花刺子模海東岸。南趨玉龍傑赤城。第三軍遮別速不台二將。帥五千騎。沿賽渾河之北岸。薄忽氈。守將帖木兒蔑里。率精兵一千退據賽渾河中之島城。防戰。水關流急。騎不可涉。矢不得達。會援軍二軍來會。蒙兀兒軍乃役俘虜。運沙土。架設水關。帖木兒蔑里造艫舸十二艘。塗粘土於牛皮之楫。以之掩甲板。防火矢。泛舟摧水關。既而知城不可支。載軍於船。凡七十艘。棄忽氈。循賽渾河而下。欲出氈的浮花刺子模。南趨玉龍傑赤。因聞謨罕默德之子札蘭丁在玉龍傑赤。故也。朮赤在氈的。先以鐵索方大艫。橫絕賽渾河中流。列強弩兩岸以守。帖木兒蔑里聞之。乃棄舟登陸。西南赴玉龍傑赤。與札蘭丁合。

千二百二十年。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
金宣宗興定四年

成吉思汗與第四子拖雷帥本軍薄不合兒。連日圍攻。

城中守兵凡二萬。出防外郭。成吉思汗之兵佯北以誘之。城中大出兵來追襲。蒙兀兒伏兵

四起要擊之。殲戮殆盡。不合兒城遂陷。然其餘衆猶能退保子城。乃火其全府。驅降民填塹。力攻之。子城亦陷。成吉思汗乃東向撒馬兒罕守兵四萬。壁高塹深。固守可支一年。成吉思汗先驅騎兵攻撒馬兒罕。步兵率俘虜。以翌日傳城下。令俘虜十人。各持旗幟以誘降。康里突厥客兵之助守者。城中望見大軍來。大有恐怖之色。土著之大食波斯種民新爲兵者。不知節度。開城出戰。成吉思汗麾圍城兵佯退。別遣奇兵設伏。突擊追者於城外。大破之。城中守者勢益沮。未幾察哈台先以第一軍至。第三軍亦自忽甌來會。四月一日。撒馬兒罕遂降。乃墮其成。縱鈔掠。先驅康里種民於郊外。悉殺之。惟工匠之長於建築技術者免死。分給諸子妻妾及諸將軍。使操軍隊工程。收居民。使服役於諸等之土工。於是土蘭阿克薩那即賽以前至於阿母河之地略平。

第十三章 擊阿母以西

成吉思汗既破撒馬兒罕。乃遣第三軍遮別速不台二將軍。渡阿母河。追擊算瑞謨罕默德。是時謨罕默德在班勒紇。即巴爾克聞撒馬兒罕既陷。益西退。向匿察兀兒。中途聞蒙兀軍渡阿母河。乃集大臣諸將議軍事。有請扼阿母河以防戰者。謨罕默德不許。定議遠退守於依刺

克亞牽米。疑即洪譯其子札刺勒哀丁嘗進防禦之策。謨罕默德者。因在班勒紇時。一部下突

厥人。受母后蘇爾堪之計。將為弑逆。矢集帳幕如蝟。謨罕默德先易寢處。僅以身免。以是遂

巡無戰意。札蘭丁策竟不行。欲自匿察兀兒遠走天方國。阿刺之疆。札蘭丁泣諫不從。於是

以西歷四月十八日至匿察兀兒。距撒馬兒罕之陷。僅十七日耳。謨罕默德駐軍匿察兀兒

二十餘日。聞蒙兀兒兵近迫呼羅珊。乃率侍衛之兵。以五月十二日僞言出獵。西走依刺克

之地。

是時遮別速不台二將。既自帖木兒。即鐵渡阿母河。降班勒紇。五月十四日。謨罕默德脫其前

鋒既進。匿察兀兒。六月五日。遮別自率軍來。後軍亦踵至。居民皆饋餉迎之。二將軍於是將

西入花刺子謨本國。進軍於寬田吉思海之南方。自匿察兀兒分路。速不台向塔米設。蒙古

作達默干洪譯作塔密干。西模娘。蒙古地誌進軍。遮別向麻散德蘭。洪氏譯作馬三德蘭進軍。

算瑞罕默黜德。既棄匿察兀兒西走。募兵得三萬餘。將帥之守愛爾普斯山脈以西。更圖後

舉。蒙兀兒二將既陷伊刺克之耳來夷城。亦作合兒利耳皆見洪譯屠其府民。備極殘酷。蒙兀兒

騎兵馬蹏。遂蹂躪及愛爾普斯山脈以西。謨罕默德聞之。惶懼不知所為。羣臣將士亦狼狽

四散。謨罕默德乃走入吉打。追者至。更改道走低廉。蒙古地誌作奇梁沿寬田吉思海南岸。赴麻散

德蘭。則既屬蒙兀兒矣。都府阿模里市場。阿斯秃利拔德。洪譯阿士特刺拔特皆爲蒙兀兒所略取。謨

罕默德乃遁避於寬田吉思海南。潛匿其海濱一寺。艤船備逸。蒙兀兒兵聞之。來襲。謨罕默

德乘船浮海去。萬矢射之。不及。遂匿寬田吉思之一孤嶼。其子札刺勒哀丁有勇畧。乃別其

父。泛舟由寬田吉思海登陸。西趨玉龍傑赤舊都。圖再大舉。洪譯元史謂阿拉哀丁既卒。札刺勒哀丁乃浮海登陸。赴烏爾韃。與此異。

謨罕默德既聞其妻妾悉爲俘虜。受戮辱。憂憤成疾。召二子於牀下。遺命曰。爲予再造邦土

者。獨有札刺勒哀丁而已。爾等往屬之。敬奉予命。爲予以此劍賜札刺勒哀丁。數日遂殂。時

千二百二十一年。宋寧宗嘉定十四年。金宣宗興定四年。二月十日或作正月十一日也。

謨罕默德之母后蘇爾堪。尙在花刺子謨海。寬田吉思海間之北。花刺子謨謂成吉思汗若

征服謨罕默德之帝國。來迫我。則有去還烏刺爾嶺邊康里之故地而已。乃自的希思丹。赴

麻散德蘭。據伊利爾山城。初謨罕默德之渡阿母河而西走也。勸母后與之俱西。蘇爾堪不

可。至是其所領日蹙。花刺子橫海以南。亦爲蒙兀兒有。不得已。南走而據此也。蒙兀兒軍來

攻時。大旱。城中水竭。乃降。人或勸其走依札刺勒哀丁者。不可。既被執。送成吉思汗之營。後

遂檻送於蒙兀兒。一千二百三十三年，死於合刺和林。於是花刺子模帝國合南北兩部悉屬蒙兀兒。其府庫寶藏沒入焉。而是時札刺勒哀丁在南花刺子模募突厥康里兩種民之兵，圖再舉。有蜚語傳札刺勒哀丁大捷者，人心頗鼓動。

第十四章 擊俄羅斯

蒙兀兒之遮別速不台二將，既蹤跡謨罕，默德不可得，軍於伊刺克。伊刺克亦作義拉克亞牽米略

近傍諸府。又於克姆。洪譯作枯姆寬田吉思等恣掠奪。由是進軍塔八辛。見元史洪譯作台白利司，謂是阿特耳佩占之都城。府民

出玉帛馬匹及其他家畜乞降，請免鈔掠。乃引軍出寬田吉思海之西，招降沿道之突厥人

康里惕。惕者統類之詞，猶言的也。元史葛思麥里傳作曲兒忒洪民，譯作庫而忒以爲族類之名，而不知即康里二字音差也。人編入軍隊，兵力益厚。北踰亞辣斯

河。千二百二十年冬，冒寒進軍至紇挖斯。即高加索山山，即大和嶺之南角兒只。見元史之地。明年

二月，破角兒只於特付利司。洪譯作帖弗利司，謂是谷兒只之都城，在高加索之南。再突進塔八辛，求贖幣，破其南之麻加

辣。洪譯作梅拉略云，在台白利司南近倭而米雅。湖東南隅時似別一部，落後歸阿特耳佩占。乃轉於南方，將踰阿兒思爾重山。阿兒思爾，回語獅子也。蓋山形似之。出

毛夕里巴特尼牙。毛夕里見元史洪譯作毛夕耳，在哀而陞耳西北，體格力格河。襲天方教主那昔爾之都府，入吉打山路，蹀難

獸蹄鳥跡，且不得踰。乃返軍，至哈馬丹，徵民財，民不堪重擾，拒蒙兀兒之命，遂攻破其府城。

屠其住民。山是向愛而達必爾城。從洪譯云在台北利司東南掠奪民產。三來塔八辛求金帛。是時塔八辛

人已築壘塞。嚴防禦。有抗敵之色。因其貢納已多。進捨之。更北進至亞辣爾河邊之貝列堪

從洪譯府。圍之。附近無石。故投石器無所用。乃以木片代石。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十月陷之。又

欲蹂躪其近鄰。向甘札城。見元史速不台傳阿而俺之省城也聞其民有強悍名。唯取贖幣。轉道西北進。復出谷

兒只。設伏擊土兵三萬。是時二將已奉成吉思汗命北征欽察。以谷兒只境內多山險。不利

行軍。乃退而東渡庫耳河。破失兒灣。見元史即西爾王之沙馬起城。見洪譯西城補傳失略定打耳班。從元

譯作得耳奔特譯者案打耳班譯義謂門至其堡塞。不能拔。乃棄之。更北行。登紇挖斯山地。

是時阿爾阿思撒耳柯思欽察之種民。聯合而南迎拒蒙兀兒軍。兩軍相持於紇挖斯山。未

戰。二將軍乃詭以金帛美服賂欽察部種民。且曰。蒙兀兒與欽察人同胞之兄弟也。故不欲

與戰。自殘種類。望從今日常相親睦。欽察人不知其詐。以爲真締盟也。則謝絕阿爾阿思等

契約。於是蒙兀兒軍進擊敵軍。一戰勝之。軍威震於紇挖斯山以北。欽察部種民信蒙兀兒

之約。不設備。散歸端河之東南。息兵。遮別速不台乃出不意分軍襲擊之。殲其大半。逐北渡

端河入俄羅斯之南疆。

是時俄羅斯尙守封建之制。諸侯王割據。不相統一。互爭權力。紛擾無已。其列邦中。推兀刺的迷爾洪譯作物的最強。握俄羅斯霸權。遮別速不台二將軍。逐欽察部種民。既渡端河西北進。

阿速海之北岸。侵入端侯國。欽察部之酋長曰八赤蠻者。匈牙利史家稱曰克當即元史庫灘。

也譯者案庫灘非八赤蠻。元史八赤蠻就舍於寬田。吉思海招洪譯庫灘死於馬加國中。獄中似是兩人。者也。被逐於蒙兀兒。來投其壻哈力赤王密赤

思老所乞援。哈力赤者。俄羅斯南部列邦之一也。密赤思老能兵。屢戰勝同族。視蒙兀兒蔑

如也。尤其妻父八吉蠻之請。遣告計掖甫脫奈普爾上流。王密赤思老羅慕諾委翅。集列邦諸

侯王議兵事。於是扯耳尼哥王密赤思老司瓦托司刺甫勒委翅。與南俄羅斯諸侯王集於

計掖甫。與欽察部合。決禦蒙兀兒之議。且使告於俄羅斯首邦兀刺的迷爾王攸利第二。請

出兵爲援。乃大會兵於帖尼泊河畔。將渡河東進。邀擊蒙兀軍。當同盟軍南下時。蒙兀兒二

將軍。已率兵進趨西北。遇於志尼泊河東。隔水而陳。蒙兀兒二將軍乃佯走。誘致之於派羅

支之平原。俄羅斯不知其計。以蒙兀兒軍怯。渡水追擊之。益南下。至客兒綿見元秘史。近人。半

島之東北。阿速海西北岸。麻留巴里府附近之阿里吉見元。河濱。遮別速不台二將。乃整蒙

兀兒兵逆擊之。鏖戰數日。大破俄羅斯同盟軍。獲計掖甫。扯耳尼哥等部之王。縛置於地。覆

版爲坐具。蒙兀兒諸將據坐其上。置酒高會。酒闌。多壓斃者。遮別令曷思麥里。檻致扯耳尼

哥王於朮赤誅之。是役也。俄羅斯喪六王七十侯。兵士死者什九。時千二百二十四年。宋寧宗嘉

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六月十六日也。或曰千二百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或曰在千二百二十三

年也。俄羅斯同盟軍既覆沒。諸軍潰散。遮別速不台二將軍。乃長驅至志尼泊河。沿其左岸

而下。侵入客兒縣。以當時虜獲欽察之奴隸獸皮與穀類絹布等。爲交易占領屬八吉打人

之互市場。西達克府。乃更沿黑海之北岸西侵。由陪薩刺派涉丹牛波口之三稜洲。入托蒲

魯謫。循丹牛波河右岸。南襲不里阿耳亞。見元史有兩部一在亦的勒河。東秘史作不合兒此部在西。之西部。設伏掩擊。大破

不里阿耳亞人大軍。免者僅四千人云。於是蒙兀兒威名震於東歐羅巴矣。

遮別速不台二將軍之踰紇挖斯山而侵入俄羅斯也。成吉思汗欲其從容奏功。遣朮赤略

寬田吉思海之北。烏刺爾河窩爾瓦河之流域。駐軍黑海。寬田吉思海之附近。控制新附諸

種民。防其反覆蜂起而扼二將軍之歸路也。然其規畫未盡施行。二將軍與成吉思汗之策

線。竟不得聯絡。二將軍懸軍萬里。深入敵地。所嚮無敵。既破不里阿耳亞。乃旋軍。聞成吉思汗之赴故也。

第十五章 戡定花刺子模

遮別速不台之進軍寬田吉思海西紇斡斯山南也。時謨罕默德未死。呻吟於寬田吉思海一孤島。而札刺勒衰丁在花刺子模募兵圖再舉。此時成吉思汗既拔撒馬兒罕。駐軍於其南之那黑沙不見元史附近。方養馬鍊兵。欲待秋季南下。而征服阿母河以南阿富汗比路芝士坦地之時也。西歷千二百二十年之秋也。

成吉思汗聞札刺勒衰丁在北花刺子模之寬田吉思海花刺子模海間。盛集兵圖再舉。乃遣朮赤察合台窩濶台伐之。別遣兵出呼羅珊扼其走路。札刺勒衰丁爲人英邁而精悍。軍政嚴肅。所部突厥康里種民之兵凡七萬。平日習於驕恣。不受紀律。憚札刺勒衰丁之剛果嚴明。陰謀叛亂。札刺勒衰丁覺之。大駭。乃自忽甌西走投帖木兒蔑里克。與之戮力。授以其服屬之兵三百騎爲侍衛將軍。退而遍歷寬田吉思海之東岸。札刺勒衰丁脫去。未幾。朮赤督兵五萬迫玉龍傑赤。時已千二百二十年冬。或謂札刺勒衰丁自玉龍傑赤出是時千二百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也。再後三日蒙兀兵迫玉龍傑赤。遮別速不台二將軍。方轉戰寬田吉海之西紇斡斯山之南之時也。城兵防戰甚力。朮赤役俘虜填塹圍攻之。然朮赤察哈台兄弟平日素不相能。至是軍中號令參差。部曲狐疑。踟躕不進。

當是時。成吉思汗發那黑沙不。更攻其南之忒耳迷於阿母河之北岸。圍十日。肉薄登城。遂破之。更遣精兵東沿阿母河之北岸。而上攻掠巴達哈傷見元史附近。略欣都克思山以北之波誌羅。乃還軍。分駐軍於新征服諸地。期以明年春。將渡阿母河而南下。

蒙兀兒軍之圍玉龍傑赤者。因朮赤察合台二人不和。號令相左。士卒罔知所歸。進退失措。軍中紀綱爲之紊弛。以是圍攻七閱月而城不下。成吉思汗聞其故。乃命窩濶台專任攻城。諭使調和兄弟之間。朮赤北定花刺子模海寬田吉思之間。威服烏刺爾河邊之康里種民。更進自寬田吉思海之北。出窩爾瓦河畔。鎮其附近之種民。以爲遮別。速不台二將軍之援。會朮赤病。不果。而窩濶台既居朮赤察合台之間。和解之。乃整肅三軍。傳城力攻。瓮注石腦。油遙擲城中。火居民之屋。城民決死防戰。外郭既拔。退守子城。男女老幼皆登陣力戰。如是七日。玉龍傑赤子城乃陷。擇工匠諸技萬餘。送致蒙兀兒軍中。餘悉屠之。肆行鈔畧。破溝決渠墮其城。

千二百二十一年二月十日。謨罕默德死於寬田吉思海孤島。其子扎刺勒哀丁亦以此日與侍衛將軍帖木兒蔑里自花刺子模連結東南呼羅珊。橫出於阿母河西徒思見元原譯作途思之

地而至玉龍傑赤時。玉龍傑赤猶未陷。乃南下出呼羅珊。更由也里。

見元史洪澤作海拉特。鄒代鈞圖作喀勒特。秘史作亦魯

西征記程作侯動特也。里者種人之名。天方教主謨罕默德之婿名阿里。其教名十葉。教其人為綠衣大食。謂之也里。

東走配強。

或即巴魯安見元史洪澤史全。蒙兀兒兵七百騎。遮

路陳於納商。

原譯作花刺散案。此地非呼羅珊也。從西征記改。

扎刺勒哀丁勸其部下。鼓勇縱橫奮鬥。直馳突過之。由匿

察兀兒。

既至巴魯安。若復東行此道。不經匿察兀兒原譯或誤。

也里東。而橫出於東南。阿富汗斯坦之山地。據欣都克思之

可不里。

見元史今阿富汗斯坦都城也。

此地蓋其所嘗封也。謨罕默德之二子。以遺命奉劍追及扎刺勒哀丁。

皆戰沒於納商之役。

洪澤太祖傳謂二子被殺處地名勿世特。

扎刺勒哀丁既據哥疾寧。成吉思汗未知其處。是春

成吉思汗涉阿母河。而南向班動紇民。皆簞食壺漿出迎。獻財帛。且告札刺勒哀丁在哥疾

寧集大軍事。成吉思汗不信。逞鈔掠。屠住民。火其全府。悉破壞其堡塞。乃東轉而攻巴達哈

傷所屬之塔里干山寨。寨兵防戰支七月。

先是

即千二百二十年末。

成吉思汗尙駐營阿母河之右岸。時有傳札刺勒哀丁大捷之蜚語者。呼羅

珊部內民心大鼓舞。匿察兀兒府舉旗反抗蒙兀兒。成吉思汗即遣拖雷渡阿母河而西。千

二百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拖雷進入達馬魯。

見元史。

成吉思汗之婿脫忽察兒

先鋒。進攻匿察兀兒。守兵以勁弩三千發石機五百為防戰具。堅壁不肯降。先鋒脫忽察兒

死之。拖雷乃以四月五日繼進。謀圍攻之策。亦具強弩三千發。石機五百。兼注石腦油於瓮。列雲梯四十於城之四周。肉薄環攻之。二日。填塹使平。翌日。穿隧道七十。驅蒙兀兒兵一萬。由此突入城內。屠城兵無算。積屍累累如岡阜。居民不能支。翌日降於敵軍。殺戮五四日。成吉思汗之女。脫忽察兒之妻也。憤其夫死至慘。自率兵一萬入城。所至嬰刃輒斬。拖雷又潛伏居民屍側。佯爲死狀。遂知逃逸者多。因命盡斬之。以其頭顱築三角塔。十五日。夷其城。播麥於其墟。乃東圍也里。留分隊於此。搜其潛匿窟室中者盡殺之。免者僅職工四百人而已。攻也里八日。陷之。戮守兵萬二千。乃東向赴塔里干寨。合於成吉思汗之軍。

譯者案。也里被屠凡兩次。第一次拖雷軍力攻八日降之。惟誅守兵一萬二千人。則成吉

思汗十六年辛巳夏西歷千二百二十一年事也。第二次按只吉歹只吉歹成吉思汗之姪合赤溫大王之子合赤溫成

吉思汗之同母弟也軍攻六月始下。殺百六十萬人。軍旋恐尙有遺孽。復遣兵突往殺二千人。惟十六

人以鄉居得免。則千二百二十二年事也。詳洪侍郎鈞元史西域補傳。太田此書遺第二

次攻也里事。北村三郎波斯史以爲窩闊台不知只吉歹且遺第一次攻也里事亦誤

第十六章 攻伐印度疆域

當拖雷既破也里赴塔里干寨也。塔里干寨猶固守未下。寨名諾司雷脫柯。據巴達哈傷之塔里干山。天然形勝。有一夫當關之勢。成吉思汗軍屢失利。攻圍七月而城無降色。塔里干之西南。有巴某當。自班勒紇出可不里。越欣都克思。而入配克部爾。見洪譯史之要路。將軍貴由窩闊台之子帥兵三萬軍於此。洪譯西域傳以此役在巴魯安蒙古將爲失吉忽都忽而非貴由與此異爲成吉思汗之後援。扼從南來之哥疾寧之軍。而札刺勒哀丁聞塔里干陷重圍。部署兵七萬騎。發哥疾寧北踰欣都克思出可不里。北向巴某進軍。兩軍遇於巴某之南。札刺勒哀丁乃率軍襲蒙兀兒將軍。令諸軍悉下馬。各結馬韉於其帶。兩軍奮鬥。自日出至於日暮。勝負未決。貴由乃縛藁人數千。被以獸毛。或以死屍補其不足。駢列於後軍輜重車之後。札刺勒哀丁軍望見之。以爲援軍至。諸將勸退軍。札刺勒哀丁不許。益鼓舞兵氣。仍令騎兵下馬步戰。蒙兀兒將軍貴由見騎兵徒戰。爲可擊破。乃猛擣札刺勒哀丁右翼。矢下如雨。當是時。札刺勒哀丁忽傳呼囉出騎兵相格。萬騎雜沓。兩軍呼聲動天。札刺勒哀丁復出奇兵斷蒙兀兒兵走路。蒙兀兒兵顧見之。遂大潰。將軍貴由喪其軍大半。敗報至塔里干。成吉思汗愀然頗有憂色。時千二百二十一年之秋也。

札刺勒哀丁既大破蒙兀兒軍。於是麾下突厥康里兩種民。爲爭掠奪之輜重貨物結怨。突厥兵乃棄札刺勒哀丁而去。札刺勒哀丁之軍爲滅其半。而成吉思汗自得巴某之敗報。益急攻塔里干山寨。察合台窩闊台之軍亦來合。兵勢大振。朮赤獨以有進擊康里之命。駐蹕。渾河北不至。於是成吉思汗命肉薄攻塔里干寨。役俘虜填沙土。四面築高台。置弩機。俯射。火矢。城兵不能支。開門馳突出走。騎皆遁山中。步多苦戰死。塔里干寨乃陷。成吉思汗命屠之。不留隻影。於是成吉思汗自將中軍。合拖雷察合台窩闊台等軍向巴某。

成吉思汗帥大軍。繞欣都克思之西角。追巴某。札刺勒哀丁既失其麾下突厥兵。亦無抗拒力。乃自可不里退於哥疾寧。更引軍退於印度河上。成吉思汗過可不里。長驅拔哥疾寧。直趨印度河。未至。聞札刺勒哀丁已具舟。將以明日渡河。乃徹夜進軍。扼其要津而陣。時札刺勒哀丁之殿軍先在河上。退去故殿軍在先譯者識乃擊破之。十二月九日也。札刺勒哀丁乘天明。張左右

翼。布陣如新月形。向印度河來。成吉思汗麾軍邀擊之。敗其右翼。未幾。左翼亦敗。札刺勒哀丁徐提手兵固中堅。自辰戰至日昃。部下才餘七百人。然勇氣自倍。左右衝突。欲決重圍。殘兵皆死戰不屈。成吉思汗必欲生致之。命軍中毋發矢。但四面合圍。以短兵薄擊。札刺勒哀

丁慮不可免。爲萬死一生之計。乃策馬大呼陷陣。縱橫盪決。蒙兀兒兵皆披靡。札刺勒哀丁急轉其馬首。破圍奔印度河。免胄負鎧。鞭馬自懸崖飛躍入河。手旗晁水而逸。成吉思汗臨崖見。以口齧指。顧謂諸子歎曰。有子如此。謨罕默德不死矣。此子不除。終爲後患。諸將請亦晁水尾逐。成吉思汗知不可及。止之。札刺勒哀丁既達前岸。收拾潰兵四千餘人。自配克部爾東南向堆里而去。成吉思汗使將八利尾擊而窮其所往。地理不明。路迷不能遠進。成吉思汗乃駐全軍於印度河右岸。將進配克部爾。時千二百二十二年春。遮別速不台二將軍。方轉戰紇挖斯嶺南俄羅斬之南疆。欽察種民籌其守備之時也。乃遣窩濶台戍窩疾哥窩。關台請更進軍昔思田。今北路芝士坦以時漸近夏。炎暑如熾。不許。徐沿印度河之右岸旋軍。逢惡疫起。乃駐陣於印度河上。以待諸軍之來會。於此爲冬月之營。將以明春沿印度河自配克部爾轉入吐蕃特遠還蒙兀兒。

千二百二十三年

宋寧宗嘉定十六年
金宣宗元光二年

春。遮別速不台二將軍。既征服紇挖斯嶺南。驪欽察種

民入俄羅斯南疆。方向志尼泊河進軍之時也。成吉思汗在印度河將往配克部爾。命俘虜多搗米粟。搗畢。悉屠之。於是發程赴配克部爾。向吐蕃特進行。中界喜馬刺耶山。即大雪山層巒

高峻。蟠結廣遠。巖幽谷邃。增冰積雪。有終古不化者。深林大木。蔽日虧天。獸蹄鳥跡不通。其外亦無樵采之路。是固不可以行軍者。乃班軍還拍席兒。洪譯作費薩倭兒亦作丕武倭兒印度河上流地也

自有地球以來。史傳所紀。未聞有踰喜馬刺耶山而行軍者。有之自成吉思汗始。雖昔亞歷山大亦至印度河不得進。然如溯印度河而踰喜馬刺耶。其夢想所不及也。輒近如拿破侖之踰亞爾普斯。進軍意大利。方此蔑如矣。成吉思汗之師雖中道反轍。未能竟踰喜馬刺耶山。如其規畫。然其勇氣。亦足強千載人之意。

成吉思汗中途班師。自拍席兒出。可不里徑巴某。迂迴於欣都克思之西南角。而至八魯灣。逢夏季。駐而避暑。乃西北經不台兒東趨撒馬兒罕。駐冬。縱兵攻獵葱嶺山脈北部之西麓。以慰諸軍之疲勞。以千二百二十四年。宋寧宗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春。督諸軍振旅還。是歲五月三十日。遮別速不台二將軍。在俄羅斯。邀擊諸侯王之同盟軍於阿里吉河畔。大破之。成吉思汗凱旋。達蒙兀兒之界首。賜諸軍大宴。外附之兵。各解其帳幕歸休。乃帥麾下之軍凱還。台刺和林。時千二百二十五年。宋理宗寶慶元年金哀宗正大二年二月也。

第十七章 成吉思汗殂

千二百二十五年二月。成吉思汗既凱旋於蒙兀兒。乃再南下討金帝國。此時征討金國都元帥木華黎既卒二年。南伐之舉。亦中止二年。成吉思汗乃道金之西邊。涉黃河之上流。入陝西甘肅之間。欲自陝西一轉而向河南。因席捲支那中原之地。必先破國於金西邊之唐兀特國。然後無後顧之憂。於是向唐兀特國通告宣戰。彼嚮者固納幣帛降於蒙兀兒者也。雖然。不更痛擊破之。則成吉思汗出支那中原之路尙未能洞開。於是以其不履送質之約。又用違反蒙兀兒宗旨之臣阿沙敢不者爲政府。因而申罪致討也。

是歲。成吉思汗帥三軍之師。南下臨唐兀特國之境上。直詰其罪。布告宣戰。而更增兵於故國王木華黎之遺軍。使由燕薊渡黃河。略山東之地。而是時已議征服支那後之處分。成吉思汗在蒙兀兒時曾持此議。諸將皆曰。征服支那。則彼之屬民。固不能忠實於我。寧悉屠之。開一大牧場於彼豐饒之平原。宰相耶律楚材惡其兇暴。乃證論北支那之民力富於地力。因農地產業。而地租商品稅酒製造稅鹽稅鐵稅等之利源。每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其他絹布約八萬匹。穀類四十萬斛。足以爲大帝國之財源。於是成吉思汗直可其議。命耶律楚材調查支那帝國之稅源及制定稅法。至是成吉思汗以耶律楚材侍帷幕。頻就商支那處分

之議。調查新領地各政等事項稅法。後至太宗窩闊台時始成。

千二百二十六年

宋理宗寶慶二年
金哀宗正大三年

二月。成吉思汗進入唐兀特國。使察合台帥兵五萬鎮疆

外。爲後勁。遣別將先往圍其都城。中興府。

即今寧夏屬甘肅省賀蘭山之東南黃河之西北

親督師行畧諸州。遂進圍中

興府。更渡黃河。前軍進攻平涼甘肅省鳳翔。

陝西省

千二百二十七年五月。成吉思汗既入金帝國之疆內。駐蹕六盤山。因夏時避暑也。此時中

興府方陷重圍。西夏主李睨乃奉表納款。遣使於六盤山行宮乞降。請至一月後讓與都城。

成吉思汗許之。約李睨爾後以父子相見。於是大會諸將。議伐金國之計。適成吉思汗病。

亟。臥八日。病將臨卒。會諸子諸將於牀下。乃論伐金之戰略曰。潼關雖爲自陝西入河南之

咽喉。然南負太華。北帶黃河。金人舉精銳扼此險。拔之東下不易。宜假道於宋。宋金世讎。宜

必許我。乃以兵由漢中進唐鄧之地。踰崇山。

伏牛山之脈

北向而攻汴京。金急。必徵潼關之兵來

援。雖然。其東來汴京路穹遠。行軍必疲乏。邀擊之。可破。乘勝而攻汴京。則金國可一舉而取

也。又以兵在敵境。西夏主降而未至。宜且秘喪勿發。遺囑元老會議有力之群臣。以窩闊台

爲後嗣。使拖雷監國。委宰相耶律楚材以後事。千二百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成吉思汗殂。

於六盤山行宮。宋理宗寶慶三年。金哀宗正大四年。日本後堀河安貞元年也。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歸葬於起輦谷。和林之地諡曰太祖聖武皇帝。

成吉思汗。自襲父也速該而爲蒙兀之部酋。於茲五十四年。自即大汗之位二十二年。未嘗一日不馳驅於戎馬弓矢之間。征服國四十。略地百萬里。版圖橫者。自黑海。裏海。窩爾瓦河頭。亘於黑龍江。興安嶺。黃河下流。縱者。自波斯灣。連烏刺爾嶺。自亞刺伯海。印度河。及於俄比。今西伯利亞西部之大河流也。尼賽河。今西伯利亞中部之大河。流與俄比皆注北冰洋。自西藏之北。擴於貝加爾湖之北。自黃河至大興安嶺。廣漠雄大。殆不知其涯涘。亞細亞歐羅巴兩大陸之山河。任其指呼。其圖之雄。其業之偉。史傳上不見其比。宋之孟洪嘗叙成吉思汗之風采曰。大抵韃靼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寸。亦無肥厚者。其面橫闊而上下有顴骨。眼無上紋。髮鬚絕少。形狀頗醜。惟今之韃靼主帖木真者。其身魁偉。而有廣額有長髯。人物雄壯。其所以異也。讀此髣髴見長髯廣額魁梧奇偉之偉男子焉。成吉思汗既沒七百七十三年。原書成於去年。故云然譯者識亞細亞大陸之山河今何狀也。九泉若可起此偉人。則以葛那吉史將軍所謂中央亞細亞之大爆發物。豈復不足以掀翻世界震盪地球耶。惜哉。此天帝所秘藏一大爆發物。中央亞細亞之山川

原野。今空任人之取攜。誰身佩長劍。氣沖北斗。而指麾大陸之風雲者。

成吉思汗殂。第三子窩闊台選於元老會議嗣位。第四子拖雷監國攝政。以第二子察合台與長子朮赤不和。封察合台於中央亞細亞。以朮赤早死。封其子拔都於西方亞細亞一帶之地。窩闊台諡太宗英文皇帝。滅金。更侵宋。別遣兵平朝鮮。又使拔都侵略西方歐羅巴。拔都伐俄羅斯。千二百三十四年。兀刺的迷爾莫斯科皆望風降。千二百三十八年。諾勿哥亦破。遣速不台攻巴爾喀利。陷其首府巴爾喀。更圍幾富拔之。千二百四十年。及其明年。分軍爲三。自率本軍入匈牙利。恣焚掠。北軍之將佩達兒海都者。突入波蘭。焚克刺哥夫。至旭列強。當時波蘭之一部也與波蘭及德意志騎士團體聯合軍戰。不利。轉於南方合匈牙利之本軍。南軍之將速不台貴由。由木道屠懷刺合等地方。亦與本軍合。將率全軍入德意志。當時歐洲各國皆震駭罔措。會太宗殂。乃班師。拔都駐窩爾瓦河畔。西自丹牛波河。東至巴爾喀什湖。君臨廣大之版圖。建廷於薩來。金色帳幕。震耀四鄰。爾後二百年間。金黨及欽察之名。喧傳歐羅巴諸王之間。聞者莫不戰慄。宗室貴山嗣太宗四年而殂。憲宗蒙哥立。千二百五十八年。遣弟旭烈兀入波斯。拔八吉打。滅回教帝國。建伊蘭帝國。及憲宗之弟忽必烈嗣。竟統一

支那國號元。成吉思汗之子孫。以成吉思汗死後五十二年之間。西自地中海黑海多腦河。東至日本海黃海支那海亞細亞歐羅巴兩大陸之間。各創建大帝國。惜元代書史典籍。今不傳者多。歐羅巴人亦難言其詳細。而曠古大英雄之奇略偉跡。幾不可考知焉。

成
吉
思
汗
完

附錄

法律及兵制

帖木真當掌握政柄之初。卽制定法律。其法律也。專主仁義道德。保護人民之生命及資產。匡正社會之弊風。更以政府之權力與審判之平允。省刑罰。防暴惡。於以斷未開蕃民騷擾禍亂之一大原因。泯遺恨復讐之念。俾皆心服於汗而不離叛。

帖木真爲欲懲罰從來蒙古人之積弊。如偷盜掠奪姦淫及暴行諸罪惡。於是設刑律。卽爲偷盜者。若竊馬匹駱駝等者。處死刑。小盜。使償盜品三倍。或云九位之價。不能償者。有罰。杖七十乃至七百。私姦亦處死刑。捕姦夫於犯姦之地者。與以殺之之權利。又若間諜詐僞。及以妖術害他人者。放蕩無賴悖天理而縱淫樂。其證跡已發露者。貪賄賂者。皆殺無赦。又問官審斷時。非有明確之證據。或罪犯者自己供白者。無裁斷。必罪不可掩。然後拷問之。

要之帖木真之統御蕃民整理內治也。事事物物。無不有秩序。處置主公平。以保護人民

爲急務。因各道府警備嚴肅之故。橫戾恣睢之徒。爲之斂跡。旅客商賈。得往來自由。免從來之戒心顧慮焉。其他如便利貿易。屯駐分隊於各道。當往來警察之任。其注意民事如此。

帖木真又善用心於兵制。使游牧人民皆擔負兵役。從幼時練習武藝。編制之爲精銳之軍隊。使成尙武之人民。且授部下諸將以攻城野戰之良法。其才略之傑出。亦實可想見。

帖木真之號令。傳於其左右之傳令使。於是傳之於萬夫長及各種之酋長。更由是而達之於部下。而嚴禁諸將引見他之士卒。又背長官之命者。受嚴罰。帖木真常戒曰。縱將十萬兵。不奉君命者。刑加之。或賜之死云。將校有守護地方之責任者。不得裁可。雖爲他援。不許離任所。且禁受他人之援。若有違此法律者。死。

當出師及交戰之際。監查諸軍。檢兵器及其他行兵用品。罰怠慢者。良兵若窮。則救恤之。將校仰君恩之外。雖窮。不得受他人之救恤。

武器者。弓矢斧槍等。別有帶鐵棒者。其他兵士。各具鐵針系及篩等。兵士而裝具整頓者。

稍稍帶劍。胄革上施鐵條。精兵則用鐵胄。騎兵跨駿馬。分爲輕裝重裝。輕裝騎兵當先鋒。以弓矢亂敵之隊伍。便重裝騎兵得便動作。且備追襲敵軍。

當出師。武器之外。攜小形之帳幕。皮袋二個及鍋等。皮袋者。爲貯飲水及乾酪用者。其出陣時。有稍閑暇。則埋鍋煮肉菜爲食。戰急。則代以乾酪。

蒙兀兒人攻圍城寨之法。不異希臘羅馬人。禁妄掠敵之物件。犯者死。即其抄掠所得。亦一一均配之於各兵士。以其幾分爲抄掠稅納於汗。蒙兀兒人及其屬下之游牧民族。籍爲武士。其壯丁皆採用之爲兵士。是以帖木眞禁以蒙兀兒人爲隸僕。帖木眞之養兵也。不僅不費資餉而已。其兵士却以馬匹及其他之家畜獸毛等納年貢。縱令赴戰地或赴畋獵。其貢稅不免云。

行政及政略

帖木眞又長於政治。鞏固國家之基礎。圖威力之雄大。其行政之大體。帖木眞委任之於其子朮赤管理汗之私產。察合台任裁判及審理詞訟。帖木眞知察合台之天性公平無私而思想縝密任之以監察法制之施行當時法制之得整理者實由察合台之勤功且掌財政而拖雷督軍事。其會長諸將及宰相卿縉紳大夫等之職掌權限今日雖不能盡審之然其職制秩然而備者可無疑也。其他

若參議軍事官。驛遞監督。戰時死傷之護救等。因政務以爲種類。所設官職極多云。

帖木眞最長用間諜之術。其將欲起兵也。必先偵探敵之內情及其兵備強弱。勉與彼交。於其部下有不服者。以餌誘致之於我。授官祿而寵遇之。將戰矣。則贈書敵國之君主。勸其降服臣從。其文簡也。巧托於神明之保佑。使人發畏怖尊敬之念。故臣服帖木眞。諸納貢者。結約遣人質。許國中民戶之檢查。以州部之政事。委於蒙兀兒之吏員。以國產十分之一。家畜百分之一。充貢稅。使人民每十人中。以一人負擔公役。

帖木眞用兵之術。於開戰之初。分派兵士。使散擊敵兵。以亂其耳目。惑其意志。備正兵之襲擊。或用之爲驅散敵兵之策。敵不抗爭者。則益長驅入內地。破毀百物。掠奪家畜。殺戮住民。敵有堅寨及屯兵者。使當之以備不虞。而前衛及側面之分遣隊。不爲劫掠。專任斥候警衛之事。

其攻堅城也。先蹂躪其近地。以絕城兵之糧道。敵之出戰者。誘殺之。以殺城兵防禦之勢。然後築壘寨於城之周圍。役俘虜若土民。使任其工事。已則養精蓄銳。吝力而不輕用。帖木眞於支那及波斯。得老練之建築家。使造當時著名之軍用器械。其毀城寨也。並用

水火之力。蒙兀兒人通石腦油希臘火火箭等之施用法。以燒敵之館舍。又因水利。而知決水灌城寨之術。且能作坑穴及墜道。

敵兵之來侵也。凡散布之分隊。忽集合聯結而爲一軍。其軍也。皆以騎兵成前衛。及斥候。其最精銳也。蒙兀兒之滅敵也。專用奇計。不甚賴兵力。若見敵兵多不可當者。退而運離間之策。其在交戰。務圍繞敵軍。漸接近之。然後出兵奮擊。使敵人全軍斃於一鼓之下。而莫或留遺。敵兵若勇悍善戰。勢不易摧破者。則佯退誘敵而致之於我軍。俟其接近。則奮進搏擊。俟其創夷漸多。或隊伍不整時。忽變方略。迅出兵掩擊之。以故往往得大捷。又或故退。使敵兵追擊。不遽敵之。運其神謀。以俟敵之弊。其正奇變化進退出沒。罔或知其故焉。俟其漸疲。則輕裝騎兵皆乘健馬。或突戰。或背擊。包圍敵軍。亂射矢石。漸次迫之。至於肉薄城寨。短兵相格鬥。以決勝負焉。諸軍各用信號運動極其迅捷。將官在隊伍察戰況。以旗章傳號令。若兵士遁走。或爲掠奪而離隊伍者。斬首。帖木真所以能打韃靼人民爲一彈丸。鍊游牧人民爲一團體。建立帝國統治一世者。實由於善活用法律制度。而其經略迅速活潑。其駿功鴻畧廣莫無垠者。實由於善養士鍊武。編成精銳之兵制。雖然。其所以能統韃靼。併支那。卷中央亞細亞。而輝光威於宇內者。非僅恃

法律兵制而已。蓋別有一大基礎在。何也。曰。在其善用人。帖木真亦自知之。故曰。今國勢所以大振天下震動者。無他。知人善任故也。後世若於施政統兵。知撰適當之人才。則帝國之鴻業。雖傳之千載可也。又帖木真貽其子孫以關於政事及宗教之法例。其第四曰。

成吉思可汗戒其後世子孫。禁徒飾位號。唯使稱汗。又於接臣民談論之間。使指稱汗以實名。彼之所以起此習慣者。蓋恐後世子孫或成愛詔倭之弊風故也。彼謂飾位號。則自耽驕奢而不務政治。必至弊竇百出而不知所底止。花刺子模算端之亡。即其可鑒之覆轍也。算端常以地上神影自誇云。

嗚呼。帖木真成吉思可汗之規模悠遠。膽識雄大。豈非凌前古曠來今者耶。

拿破侖之用兵輝武。席捲歐洲也。雄則雄矣。然及身即寄其身於瘴烟蠻雨之一孤島。遺最後之慚。該撒之武畧文勳。駕御一世也。智則智矣。雖然。爲一壯士所暗殺。亞歷山大之併吞歐亞震撼宇內也。烈則烈矣。然身死未幾。其大帝國即四分五裂。若帖木真成吉思汗之事業。出於拿破侖該撒亞歷山大之上。其兵畧政畧智謀膽力。亦遠超過之。帝國之

基礎。又鞏固而不易破壞。然則帖木真成吉思汗者。於世界豪傑中殆不見其比也。

帖木真以關於政事及宗教之法例貽於子孫者。概如左。

第一 畏敬創造天地之一上帝。事上帝者。即與生死禍福而取捨我所祈禱者也。苟一旦知上帝之爲獨一無二。則能容忍宗派。任事物知覺之所向。

第二 誦回回教大僧正哥蘭經。文回回教僧洗淨遺骸者。有信神祈念之聞者。司法官醫員若乞丐等。皆免租稅勞役。及爲公衆之義務。

第三 非被諸侯將軍於苦里兒脫是即議會所選立者。不得爲汗。若犯此禁。可處以死刑。

由公選爲汗者。限成吉思可汗之一族中。教育最全。智識最博。才能最著之人。汗之行事。苟違法度之大本。可剝奪其尊位。併其親戚扈從下之獄。所以幽囚其一族者。一罰彼等釀成此不幸之罪。一爲絕後來報復之念也。而失汗位者。及與之同艱苦者。必給衣食普通之物件。決不使欠乏。但他人禁與此等國賊交通。

第四 即以上所云者。茲不贅。

第五 蒙古固無文字。故成吉思可汗取畏吾兒之假名。使兒童學之。其題爲雅蓋及

烏兒古雅薩之律令。即以蒙古語編輯者也。鑄此律令於鋼板。平時秘藏之。汗即位之日。及其他有大事之時。諸侯相會同。則閱雅薩裁決事。此慣例。今尙存於波斯。

帖木真律令中。關於用兵上。有明示交戰圍城之法者。汗之子孫長遵奉雅薩不止。猶如回回教民之於哥蘭經文也。且定時日命於群衆中朗讀之云。

帖木真之網羅人才

帖木真初有蒙古。以叢爾之小部落。介立四面羣雄之間。百戰以挫其勇。千策以奪其膽。或籠絡之。或駕馭之。或摧破之。遂統合轡。輒以建霸業。更進而橫行中央亞細亞之野。雖一草一木。無不靡其聲威。略歐洲之東南部。鴻功偉烈。曠古絕今。故其網羅奇才收攬異能之事亦最多。今徵諸史傳。以見其一斑。

江海之量雖大歟。然江海之量。獨有時而盡。唯天地之量。則浩浩乎其無邊也。蕩蕩乎其無垠也。帖木真其天地之量也歟。開國以來。所用之人物。兩集雲萃。猛士謀臣。不可勝數。約其大概。蓋凡得二十一種人。第一。蒙古本部之人。第二。漢人。第三。江南人。中國宋金之人第四。唐兀惕人。第五。汪古人。第六。畏兀兒人。第七。柯耳魯人。第八。回鶻人。第九。烏思藏人。第十。

高昌人。第十一。青海人。第十二。康里人。第十三。阿速人。第十四。欽察人。第十五。回回人。指波斯人。

第十六。大食人。即亞刺比亞人。第十七。尼波羅人。第十八。猶太人。第十九。佛教人。五印度西番吐蕃特人也。

第二十。木速蠻教人。西人所謂木速男蠻也。即回回宗。第二十一。巴里可溫教人。指耶穌教人。大地之人物。舉以為我

之腹心。為我之股肱。使盡其才。展其能。嗚呼。抑何其規模之大耶。

帖木真舉耶律楚材於亡國之餘。直任之宰相。與之共講經綸之策。

耶律楚材者。遼之東丹王。渤海國都扶餘城在黑龍江畔。即遼代之東丹國也。主突欲八世孫。而金尙書右丞履之子

也。帖木真經略支那時。訪遼東之宗室。得楚材。知其為人。命置左右。以為參謀。楚材天

資英邁。博究羣書。凡天文地理。律歷釋老醫卜等。無不知之。夏人有常八斤者。善治弓。

知於帖木真。告曰。國家方用武。耶律楚材。儒者也。今日將何所用之。楚材曰。治弓者。尙

用弓匠。治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帖木真聞之大喜。寵遇其厚。楚材風岸峻峭。

鬚髯如畫。顏色嚴毅。容止清聳。議論明果。出人意表。帖木真每遠征。必先從楚材問計。

使言其得失。又欲審察其占筮之信否。使灼羊支。以為自家政略之具。蓋灼羊支。為中

央亞細亞人民之筮法。今日尙存云。

帖木真以楚材語窩濶台曰。此人天賜我家者也。爾後軍國大事可悉任之。窩濶台立。亦信任楚材。楚材以身當天下之大事。每述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辭色懇摯。窩濶台常曰。汝又為百姓哭耶。楚材有格言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平生不妄言笑。其接人也。溫恭之色。溢於言外。太宗之三年。始設中書省。改從官之名。以楚材為中書令。其改革創定法律制度也。楚材之籌畫為多。帖木真窩濶台及忽必烈之經略事業。楚材最與有力焉。如耶律楚材者。非亦東洋一大偉人耶。

擢郭寶石金之將華州鄭縣人唐中書令郭子儀之後裔也於降虜之中。任為將帥。與之論經略中原之業。舉奄木海

姓八剌忽解氏蒙古都之人也為隨路砲手。達魯花赤掌砲政。善識人善用人。善任人之規模。可想見也。

太宗窩濶台善奉遺訓。多用遠人。西歷千二百四十一年。月祖伯之汗拔都征伐伯爾加

兒即波蘭時。嘗以事於蒙古之英國人為使節。使勸降伯爾加兒王。至世祖忽必烈。其規模

益大。網羅奇才。尤出祖宗之上。舉阿老瓦丁姓回回氏西域木發里之人也亦思馬因姓回回氏西域旭烈之人也為回回

砲手總督。襄陽之役。以是迅奏膚功。以塔塔統阿畏兀兒人使掌會計印章之事。以那麻姓伽乃氏北印度伽彌業爾之人也為國帥。使掌天下之釋教。以愛薛西域弗林之人即猶太人也掌星歷醫藥之事。及其設回回司

爾之人也。為國帥。使掌天下之釋教。以愛薛西域弗林之人即猶太人也掌星歷醫藥之事。及其設回回司

天臺之官屬也。以回回人札馬刺丁

此人西歷一千二百七十一年始事元

爲提點。以迦魯納答思畏兀兒人通印度

及諸國語。爲司賓之官。掌外國表章之事。兼以畏兀兒字譯西天西番之經論。用意國人馬爾柯伯羅爲使節。遣之於羅馬法王。苟非英圖雄略曠量偉識。有吞天咽地之能力者。安得如此耶。嗚呼。其規模之洪大。東西古今無其匹矣。

馬爾柯伯羅氏者。與父尼柯伯羅。共橫截亞細亞而達於支那。爲忽必烈之謀臣。滯在支那凡二十年。當忽必烈之皇女嫁於波斯。命馬爾柯伯羅父子掌航海之事。由廣東越印度海。達於波斯。馬爾柯伯羅終其使命。由海上還本國威尼斯云。

馬爾柯伯羅之在支那也。常著元之衣服。用元之言語。其他習俗皆如元人。忽必烈之眷遇特厚。官登封疆大吏。馬爾柯伯羅屢游內地。據其記錄。有足證忽必烈經國之事者。其記錄曰。

成吉思可汗一族之封內。如塔八辛。撒馬爾罕。噶什喀爾及支那等。有耶蘇教徒甚多。其中如唐兀惕之康關安有名都府。宏壯美麗。其住民多有崇拜偶像之習。然亦有宏大之耶蘇教院三所。

又曰

哥比諾以磨網製造美鏡。

又曰

因欲支那南部與北部往來之便。通鑿大溝。使得不山海而搬運商品。又國內之大道。設驛遞以便交通。且發行紙幣。賙之民間。支那地方。殆無所不通用。

又曰

派員於國內各地。使視察民情。若有五穀不登。家畜疫病等之被禍災地方。不僅不徵其租稅而已。又發若干之救助金以賑恤之。

可知忽必烈之用心民事非尋常矣。

蓋帖木真者。有混一宇內。經略世界之志。故其用人。亦不偏於一隅。不拘於一局。其民不論奉何宗教。皆同一之保護。而毫無所偏私。若帖木真之編制軍隊也。不偏用一種民。混國內無數之種民。使編成各隊。其編兵之制。每十戶募其一人。或二人爲兵。百夫千夫萬夫隊。皆各從人種編制者也。又善籠絡僧侶之民。不因其聲望爲親疏厚薄之別。皆同一

保護之。其用人之妙。實足爲後世政治家之模範也。

帖木眞之遺訓曰。

撰立汗者。必爲一族中最博識多才之人。

然後來此堂堂宇內之大帝國。四分五裂。各自樹立。以離大汗之統轄者。因其子孫恬熙怠惰。文武之政皆廢弛故也。抑亦由於不知識人用人任人。使天下之人。盡其才展其能。逞其略之道而已。嗚呼。國家之興衰存亡。在於人才之如何。豈區區之制度瑣瑣之空文。足馭活機耶。

逸事雜聞

帖木眞長於政治之才。當其逞攻掠謀吞噬時。政治上用各種之權謀。且盡力於混同人種。使協和。而杜其團結復讎之患。故當時其國內人民混淆。至於今世。爲中央亞細亞北部之府名。不過奇爾稽思土耳其古曼等人種。僅存其名而已。其雄量宏略。概可想見。帖木眞欲於渺漫之曠野。破從來之舊習。特設法例。甲若不肯分其食者。則禁於乙之前。獨食。苟不應乞者之求者。奪其食不問。蓋帖木眞所以發此令者。因貧人當乏飲食苦饑。

渴之際。欲富人與之食故也。今奇爾稽思人尙存此習例云。

帖木眞於各種民。每一千戶。選豔麗之貴女。或有識見之女子。各一人。於年首。各種之酋長及萬夫長行謁汗禮時。則舉其女以爲汗及其諸子之妻妾。以與各種民之酋長相親云。帖木眞所以設此例者。蓋欲借此以覘諸種民之心術也。

帖木眞戒蒙古人之嗜酒曰。飲酒者。月不得過三次。若節之爲月一度尤善。雖然。卒不飲之爲愈。

帖木眞時。以內外科醫術博其名者。帖靈格諱其人也。其初也爲軍醫。漸登庸而爲汗及縉紳之侍醫云。帖靈格諱加爾模克人。或曰蒙兀兒人也。

帖木眞一日論將士之品格曰。武勇無優於意薩台者。彼冒險阻。絕巖穴。無撓屈志。饑不求食。渴不求飲。其耐忍力之剛壯。眞絕人哉。雖然。彼自堪之。而以爲士卒皆以不能將大軍歟。

附錄 完



(成吉思汗與付)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印刷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發行

著者 日本 太田 三郎

譯者 上海 作新社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惠福里五十五號
作新社圖書局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惠福里五十三號
作新社印刷局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首第五十五號

總發賣所

作新社

#6

403361



0

5